

十八期

# 十日談



DECAMERON NO. 18

• 角一洋大份每 •

日十三月一年三十二國民華中

# 時代印刷廠廣告

本廠專接單色雙色三色四色影寫版三色銅版鉛印等各種印刷交貨迅速一經承印決不誤期  
各界如有各種印刷品請電話五〇八六三號當能滿意

廠址平涼路二十一號

# 第一出版社成立廣告

本社自即日起宣告成立專營出版事業用以宣揚文化輔翼教育促社會之演進助國家之建設際此世界文化高速進展一日千里日新月盛之時出版事業突飛猛進五光十色絢爛奪目之境非各盡所能各取所長不足以言文化是則第一出版社者蓋吾人以第一步之努力為第一流之出版也草創伊始壯志凌天尚祈海內識者不以狂妄目之

## 第一出版社謹啓

地址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電話五三三〇三號

# 本刊啓事

本刊自十五期起，不再由時代圖書公司代理發行事務，另行委託第一出版社繼續代理發行事宜，凡關於發行上之一切事項，即希向該社接洽可也。

本社社址，因原有房屋不敷應用，即日遷至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照常辦公。凡投稿事宜逕寄本社編輯處。如關於批發定閱等，則請向第一出版社接洽。

十日談旬刊社啓

# 十日談

## 四中全會

四中全會於二十日晨九時，在中央大禮堂舉行開會式，由汪精衛致開會辭，以肅心勇氣四字勉勵同志，并且明白承認目前一切情形，是不能滿意的，不但本黨同志不能滿意，全國民衆亦不能滿意。但不滿意是進步的一個推動原因。因爲不滿意，故求進步。我們不要忽略了不滿意的事實，尤其不可隱諱了不滿意的事實，我們要想出方法求得進步，以彌補不滿意的事實。『這些都是很不錯。此次各方提案，並不甚多，而以粵方根據胡漢民氏八項主張所提者爲最重要，其他各方面，大都也是言之成理的。大約口頭上國難當前的中國，有所貢獻的。大約口頭上筆底下，誰都有此種堂而皇之的門面話，不過人民所希望者已不能是空話而要有實行的力量了。空心湯糲以及不兌現的支票，老百姓已經接受過不少了，這一點是要請大家注意的，不要以爲萬事只要對付得了便可，而的確要有作爲才對的。』

## 一波又起

閩變事總算已告結束，所剩餘的不過是善後問題，可是西北角上的戰鼓，又敲緊來了。孫殿英不甘寂寞，奉令西開青海屯聚，已有年餘，但因無路可走，蜷宿於晉綏之間，已經要使人忘却他是青海屯聚督辦了。此次忽然高興起來，居然強行西進，首先通不過馬鴻逵的地盤，於是又得開火了。這幾天報上孫馬二軍在石咀子發生衝突，大家都打得勝仗，一定只有老百姓叫苦連天，而令北平何黃苦於調停也。夫孫之爲青海屯聚官，爲中央所任命，帶兵過境，亦無可奈何之事，地方官長一定要加以攔阻，致令彼滯延了一年多的時光，而終於不免發生爭執，豈中央不知武人已將地盤，視爲私有，而不許旁人帶兵經過乎？照中國目前形勢，雖曰未亡未分割，而實際則不是已成了分割的局面嗎？中國統一，是很好聽的名詞，也是有名無

實的名詞，所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倘使人民大家再不覺悟，再任他們胡鬧，前途實在很難樂觀的。

## 輪船遭劫

津浦路火車被盜劫之後，又見招商局普安輪之遭盜劫。十五日該輪開青島，被盜混入客中，出海即受盜劫支配，並擄去旅客九人，現該局懸賞一萬元緝拿。以爲此種不幸事件將影響及行旅客商，而使人不敢再乘國營輪船，非愛國之至，與盜匪談愛國，事甚滑稽。普安輪爲專行青島者，去年夏季的避暑節所新設，係用老兵艦所改裝，在夏季會大登廣告，大有海上魔宮之概，也許盜匪是慕名而來賞玩一番的。不過陸上既盜匪充斥，海上也如此不安，足見盜匪已遍天下，吾人已寸步難行之感。要考察盜匪之所以產生，方可以有消除他的對策，迎頭痛擊，不是根本辦法，好像捉風捉影捉愈多，明末流寇的愈打愈盛，是方法錯誤之過。現在四中全會正在開會，不知會不注意到這種不小的問題，百姓沒有生路，便得上梁山落太湖的挺而走險的辦法，根本的解救，仍在如何使民衆可以安居樂業。

## 慈幼舞會

中華慈幼協會，爲募集捐款，積極施用種種方式，如請求補助，勸認年捐，接洽巨款外，又以舉辦一二次舞會爲大事，其第一次即將於二月一日在上海新開富麗堂皇之百樂門飯店舉行。主持此種事務，大都是海上名流的有閑太太小姐，在其享樂生涯之中，亦能想到爲人舉造福，名曰慈幼，確是難能可貴。想見燈紅酒綠爵士樂狂噪之際，有少孤苦無告之兒童，將受其恩澤，而此種放浪荒唐，便可有了藉口，反成爲崇讚之標的也。在上海地方，什麼都可以由跳舞來解決，從前抗日救國情緒高揚時，也有跳舞救國大會之舉行，便是明證。但這真能有補於救國的萬分之一嗎？對於慈幼，我也如此想。請

參加跳舞會的太太們，把這工夫照管一下自己的子女，那是更加合於慈幼些哩。請閉目一想，母親在狂舞，而子女在家中被使用人加以不良之教育，那是怎樣一件滑稽戲、太太聯自己的子女都可以不管而來醉心於跳舞，再有什麼慈幼？謝謝吧！

## 圈子團團轉

四中全會已決議省政由委員而改爲省長制，此本爲三中之決議未實行者，今再提擬，交政會辦理，不久當可實現。不過省長之制，行之已久，且現在的所謂省政府主席委員，亦同省長。故所謂改革，不過改了表面的名稱耳。但我們也不能以爲是轉圈子的行動而加以忽視，這裏正隱藏着另外的意義。中國現狀，事實已近分崩離析之境，中央政令所及，只有以首都爲中心的若干省區，西南有政會，北平有政分會他如青新雲貴川魯，均有尾大不掉之勢。故省長制而行，此等地方的長官，是可以由中央支配，便是問題，若就事實而加委長官，則不啻是認了土皇帝，必坐致唐末藩鎮之禍。所以問題不在改不改省長制，而在要不要集權於中央一尊。況且中央樞政之組織，仍爲委員分議制，而省政則改省長，更可見其中之不統一，而各地方長官之難以駕御，更得一明白的證據。也許這不過是獨裁的先聲，由省委員的改制，亦可想見中央樞政政府有此趨勢，刻我們將坐觀其後之展開。

## 一二八兩週年

日人在關北造反，十九路軍抗日浴血，這事又是二週年了。現在十九路軍在福建已臨日暮途窮之時，而東北叛逆則有稱帝的預備了，在這個紀念日，我們有什麼可以感想呢？中央正在開四中全會，一定能替我輩人民策劃吧。如何收復失地，何以復興民族，怎樣發揚國光，乃至挽回瀕於既倒。因爲人民是已經完全靠不住了，不是日貨進口大增嗎？所以此後抗日之責，端在中央，而亦爲有不喪權辱國的口號之當局，所應自勉的。這全是正經話。

## 目錄

封面	振宇
十日談	四中全會——一波又起
輪船遭劫	慈幼舞會
圈子團團轉	一二八兩週年
言論自由與文化統制	楊天南
前後左右	傅之
教授們	黑帆
長頸鶴先生	慈英
考化學	王化舒
中學的二年	金羊
學校切口	陳國樞
農村現象的一隅	傅敬嘉
黎苗懇親會參觀記	忍之
姑妄言之	了平
獄中記	許欽文
從福州到上海	柳大經
近代莎士比亞	葉袖音
中國青年劇團宣言	葉袖音
電影明星與舞女	工之
又是統制	王家楫
陸氏血案	馬克瑞
馬氏文筒	馬克瑞

(限一角以下無郵費區限郵者)  
本國郵票代洋十足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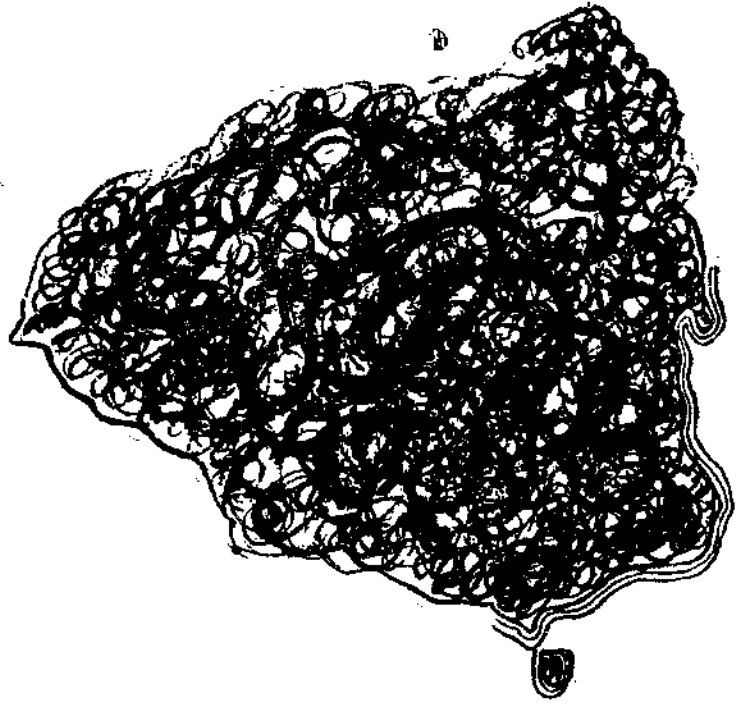
## 定價

全年三十七冊連郵	三元五角
國內	四元
香港	五元
澳門	六元
國外	六元
半年十八冊連郵	二元四角
半年十八冊連郵	三元

日本朝鮮台灣照國內計算

## 廣告價目

甲種 每方寸洋一元五角
乙種 每方寸洋一元二角
丙種 每方寸洋一元



# 言論自由與文化統制

楊天南

我們認為社會生活是有進化的。進化不是變化的意思，社會生活的有變化，是自然的法則，變化不能就是進化。要使變化是進化，一定是這變化實現了，我們認為價值的觀念或向此種價值的觀念努力逼近。就是社會生活在價值向上的狀態變化，才可以說是進化。所以這是由我們的努力而生的文化的變化，與不由努力所生的自然的變化不同。

不過對於社會進化的努力，不能由各個人的孤立行動而實現，必要由綜合的行動方可。而為此綜合行動的先決條件，即在各個人的思想的交換，我們對於怎樣叫社會生活的進化，以及用怎樣手段去實現是最適當，各人都有各自的所信，而此種所信的互相交換，是必要的。在民族國家的大集團的社會生活之中，此種交換意見，勢不能由各個人直接行之。所以關於社會生活的進化有意見時，應得可以向大眾自由發表，始能行交換思想之實在。這就是思想發表的自由，因為對於社會生活的進行綜合的努力之際，思想的交換是不可少的，而思想的自由發表，便是交換的方法，所以要社會生活有進化的，不能不先容認思想發表的自由。

思想發表的自由可分析為三，即思想發表的主體，思想發表的內容，及思想發表的形式。(一)主體即是說人民之中，個個人都可以任意發表其所信。倘使只有特定的若干人可以任意發表而全體人民都可以，這不能稱為自由。(二)在內容則不論所信的是什麼，都可以自由發表，倘使只有帶特定傾向的言論可以自由而禁阻其餘的一切，便不成其為自由了。(三)在形式上，則人民應得是在言論，著作，出版，動作，各方面種種方法，都得自由發表其確信。倘使要照某特定的形式方法，便不能說有思想發表的自由。所以言論自由是指語言演說的思想自由發表，與用文筆來宣述的思想自由發表稍異，但一般現在使用的言論自由，有更廣大的意義，差不多近於思想發表的自由了。現在依一般通用的意義都叫做言論自由。

所以，言論自由是我們的行施綜合的努力使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具有很大的社會的意義，決不止是個人權益。因之各文明國家，對於個人的言論自由，在憲法上都有保障，言論自由成爲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英國的一千七百六十年的人權宣言，美國的一千七百七十六年，威奇尼的權利宣言，法國的一千七百八十九及一千七百九十三年的人權宣言，德國的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以來的憲法，雖都由自然法的見地，作爲個人的權益解釋，視爲吾人人生而具有的天賦之權。但大戰後的德國新憲法，則從社會的見地而確認言論自由權。這種進化，而現在大概有這一種理解的憲法的保護言論自由，是保護社會的法益，不是保護個人的法益，所以不尊重言論自由，即是希望國家社會進化的反逆。

但言論自由，也不是漫無限制的放任縱容，這是有向社會生活進化的努力的條件在着，法律上對言論自由，加以一種限制，譬如妨礙醇良風俗，破壞社會治安秩序等等，便是在禁止之列的。但此種限制，須由社會的見地加以判斷，而不能從國家政治機關或一部分的個人的見解去決定，因爲所謂治安，所謂醇風，自有其社會的根據，而不是由政治或若干個人可以決定的。用政治力來壓迫言論，是一種不可曲恕的僭越。

## 前後左右 倚重

絕食求生

牛蘭夫婦又絕食了，絕食的目的，是要求把他備無條件的釋放。宋慶齡女士，前曾站在「民權保障」的立場上營救過牛蘭夫婦；可是，宋慶齡女士奔走呼號的效果，不過等於零而已。這次牛蘭夫婦的絕食，宋慶齡女士不因上次之失敗，仍舊起來，電詢汪院長究竟如何處置牛蘭夫婦。我覺得宋慶齡女士，真夠稱讚之邦之國民！江西省的主席熊式輝，不是最近有過命令，說明們是禮讓之邦之國民，所以走在路上，遇到外國人必須彎腰致敬。夫牛蘭者，不也就是外國人乎？對之不彎腰致敬，已經失掉禮讓之邦之國民之風度，現再把他之拘禁乎？宋慶齡女士之一再營救，其亦本江西主席敬之外人之意乎？在道世風不古之日，宋慶齡女士真也夠稱讚之邦之國民矣！

鎮靜雪恥

十五期的本報上，雲帆君的讀報偶感，說是讀留法的朋友說，在所謂西洋「文明人」的口裏，Chinese 常常同China 是連在一起的，這是對咱們的一種侮辱。我以為這也算不了什麼，中國人被侮辱的地方多哩！被打是痛的，被罵是不痛不癢的，所以Chinese和Pig 連在一起，也就算不得什麼了。咱們正不妨把這一些向人顯傲一下，因爲咱們是禮讓之邦，咱們的官員跟教咱們對遠處的外國人彎腰致敬。把咱們和外國人比較一下，益足以見咱們的文明而外國人之野蠻了。況且這足以現出外國人之眼睛都要有請眼科醫生診治之必要；因爲他們眼上生了疥，看不出Chinese和Pig之不同處。咱們正驕傲之不暇，又何必在中心快快不樂呢！有人說，這未免臉皮太厚了！被人侮辱而不知恥，宜乎受外人侮辱之事層出不窮也！我說，這種人就沒有滿臉功夫，被罵一句就要跳得八丈高！須知咱們不要鬧事，一心鎮靜，聽其自然會洗滌無存的。

婦女國貨

民國二十二年是國貨年，民國二十三年是婦女年，但又是兒童年。有人說，中國人購用之貨大半是洋貨，所以要有「國貨年」來特地把國貨提倡一下；可是中國人的妻孥，並不像買物一般的只要娶洋貨，而且也不生什麼洋兒，那又何必一定要來一個婦女年和兒童年呢？把婦女和兒童，和國貨連在一起，琴瑟婦女和兒童不也就是「真」了嗎？但又有有人說，兒童者，家長之貨也；婦女者，丈夫之貨也，提倡什麼婦女年兒童年的人，都是有學問的明白人，他們做事是不會錯。我聽了兩者的話，竟辨不出誰是誰非。

## 擁護領袖

洲

讀前日張學良氏歐遊感想，其中說及中國教育的腐敗，及世界第二次戰爭的迫在眉睫，與國人的應及早覺悟，雖不免老生常談，但事實上話頗中肯；惟於說及擁護領袖問題，不禁引起吾人一方的感想。張氏談話的大要如下：「他們民衆擁護領袖的熱烈，使他們領袖得以放手做事，意德兩國都是大戰後殘敗不堪的國家，莫沙里尼成旋乾轉坤之大業於前，希特勒造起死回生之偉績於後。固由於兩個領袖忠誠無私努力奮鬥之力，實是人民擁戴之熱烈有以成之。返顧我們的國裏，想要當領袖的人太多，互爭雄長，你猜我忌，假如一個領袖有成功之勢，必阻力橫生，使之功敗垂成。……全國人若是不願當亡國奴，必大澈大悟，痛改這個弱點，姑容許一個領袖有試驗的機會，姑擁護一個主義，使得發展其效能，然後中國始得成爲有組織的國家，然後中國始得免於沉淪永劫之禍。」

誠然，外國領袖的得放手做事，及成旋乾轉坤，救死回生，以成其偉績，固然是由於人民的熱烈擁護，但是他們設使沒有像張氏所說的忠誠無私努力奮鬥的精神，我想他們的人民

不見得會盲目地擁護吧？不管他是什麼主義，什麼政體，可是他們的領袖都是以民族國家的利益為前提，而置個人權位於不顧，德國之希特勒，意國之莫沙里尼，俄國之史太林，美國之羅斯福，為什麼個個受人民的崇拜擁護呢？豈不是因為他們的鞠躬盡瘁忠誠從公為國家為人民謀利益的緣故嗎？

吾人試回顧我國領袖又如何？過去的如孫中山先生，盡力革命數十年，但求國家民族的復興，而個人生命危險置之度外，故逝世時全國為之震悼，迄今國人念念不忘。試問如中山先生者，誰不崇拜？誰不擁護？故雖先生的反對黨，對先生的忠誠從公，亦表敬仰。但是目前的領袖，為什麼不受人民的愛戴擁護呢？張氏說是因要當領袖的人太多，互爭雄長，你猜我忌。可是為什麼要當領袖的人會太多呢？原因我想外國的領袖多以民族利益為出發點，我國的領袖則以個人利益為依歸，一朝做起領袖來，非但個人平地升天，而榮宗耀祖，尤其餘事。所以既然有這塊肥肉，誰不拚命爭奪呢？吾人覺得領袖的是否得受人擁護，問題不在民衆。而在做領袖者的自身，他們倘能能夠捨個人利益不顧，而專以國家人民利益為前提，那怕人民不擁護？若是所謂領袖者不痛改前非，要叫人民姑容許他們有試驗的機會，恐怕中國滅亡後沒有第二個可以給他們試驗吧，而且人民亦或者不會再上他們的當吧？

### 平文化團體建議

北平文化團體聯合會，二十日電四中全會建議，設立中央文化委員會，實行三民主義之文化統制，並以政府力量，嚴格取締反動之文化宣傳，原電略謂：我國文化，近年以來，轉形退步，所謂尊孔崇儒，乘時流行，鼓吹階級鬥爭，腐醉浮薄青年，此誠為民族國家根本危機，欲圖挽救，非以三民主義為中心實施文化統制不可，茲擬請設中央文化委員會，集中人材，從事編纂，譯述，舉凡政治經濟社會科學哲學，以至小說戲曲圖書音樂均以三民主義為範圍，對於反動作品，以政府力量嚴格取締，使人民心理有確切中心信仰，以樹立三民主義之文化基礎，黨國前途實有賴焉。

(二十日中央社電)

國家以及行政機關，不但不該壓制言論，而且還該依法加以保護。以言論對言論戰，是無可講議的，但用言論以外暴力及其他的威力，便屬不當。此種暴力，本為國家所禁用，而用以抑壓言論，更違反社會生活進化的努力。不但國家本身不該用，而且還要禁止別人用此種惡劣方式來威嚇言論，國家應得有維持言論的自由之責任。因為國家這機構也是用來助成社會生活的進化，對於為社會生活進化而行綜合的努力所不可缺少的言論自由，應當有加以保護的義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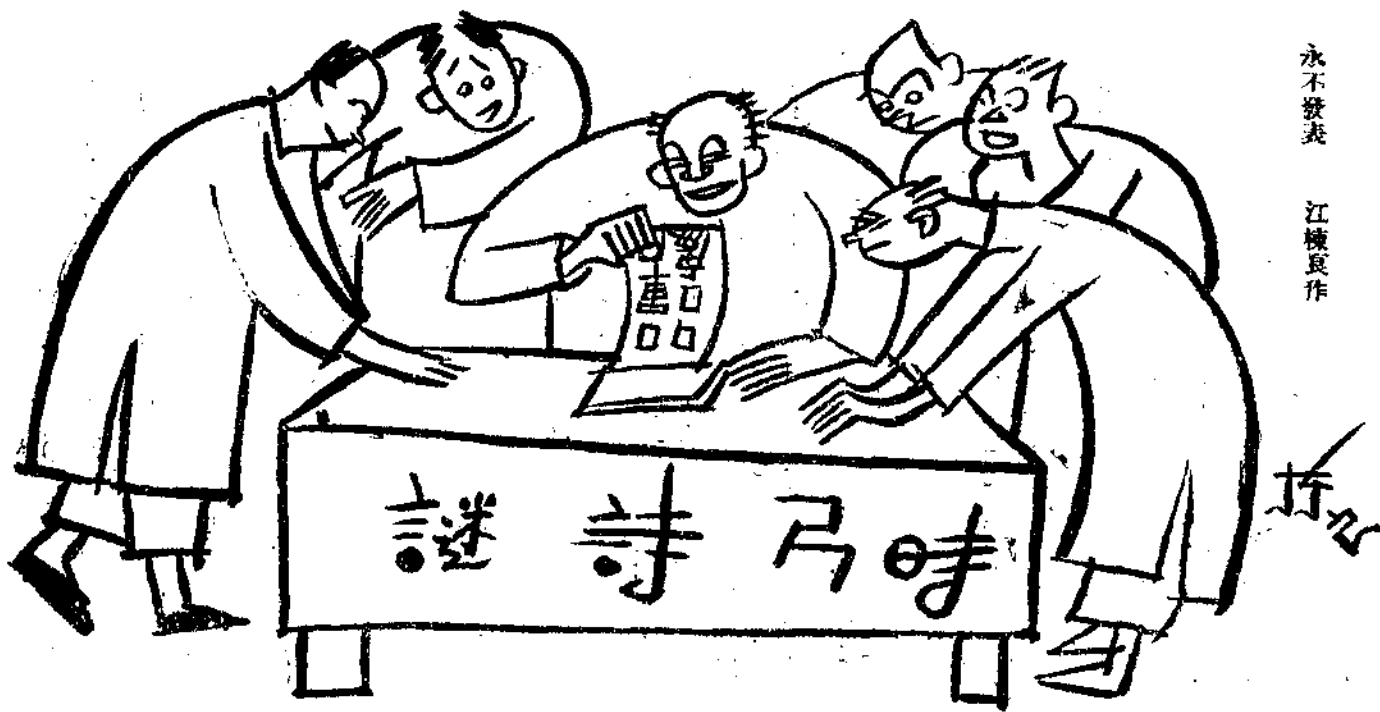
在這地方，言論自由與文化統制是發生了關係。文化統制之聲，近漸見人提及，我們還不會明瞭那是什麼把戲，殊不能加以詳密的批評，但倘是想像法希忒拉的在德國所取的方式，我們是斤斤以為不可的。因為希忒拉的辦法，實在太可笑了。

所謂文化統制，大約是要統一於一尊的意思，也即是文化上的獨裁制，這是中國數千年來統一於孔子的教義之下，而今中國有現在這樣一種無從振作的毛病，已經嘗過了此種苦痛，而仍有人會出來主張，是太怪誕了。我們認為統一是一必要的，但這須要是綜合的統一，就是經言論自由而獲得的結論。

要國家的統一，這文化的統一，也是條件之一，我們不反對。但不是由於壓逼的結果，可以斷言。該是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求其可以統一的機能，完全活動起來，使新聞，雜誌，刊物，著作，集會，演說等，有完全的自由，因這方面的交換意見，而綜合出結果來，才是真正的統一。那才可以行施合理的統制，否則強制而已，有何統制之足言！

綜合的努力，在社會秩序於平時的事態徐徐變化之中，是必要的，但在異常的事情之下，有急激的變化時，更加必要。社會秩序所以有急激的變化，是因生活方式所促發，其間有無法可治的形勢，但吾人應該依從了該事情而定社會秩序變化的方向。這須依吾人綜合的努力，方是安全的辦法。若照一部份人的意見，或一時偶然想到的方法來決定，那決非久遠之計，不能是為千載萬世打算的長策。而此種綜合的努力，是要我們的交換意見來完成的。因此言語自由在社會處於急激變化之際，更有尊重與維持之必要，而所謂文化統制也者，倘可請再等幾時讓牠露面。現在很有人想統制文化，想用暴力來壓服言論，那是頂笨的舉措。

一月二十日，四中大全開會之日。



永平發表 江樓真作

### 編足展覽

據說陝西開過一個有趣的展覽會，就是合體的婦女，一律把腳帶纏出，政府搜集了無數的腳帶，一律陳列起來，而展覽會成矣。這一個展覽會，在新派之人，大家對之當掩鼻却步，而事鴻銘之徒，則又當如入芝蘭之室，狂嗅不已矣。夫臭腳帶既以開展覽會，則小腳似乎也有入展覽會的必要。某國人在察哈爾擷取小腳之照，或許也是拿去開展覽會用的吧！因為那位外國人：據我想來，拿腳帶則嫌其臭，要一個小腳女子送外國去開展覽會恐恐妨礙入口之嫌，不得已，只好攝照了。然而政府竟禁其攝影，豈道種種種種，祇能在國內開會展覽而不能出國去開會展覽耶？

### 治病新法

立法院院長孫科氏，前次乘輪赴菲律賓，他說此去毫無政治作用，因為夫人患失眠症，邀醫生之囑，所以作海上旅行。當時我不信海上旅行可以治失眠症，但又因我不是研究醫藥之人，所以也不敢加以否認，只好在旁默不言了。現在孫科氏回來了，足徵夫人失眠之症已經治好了，蓋孫科氏之伉儷甚篤，（以一調立法院院長，為了夫人之失眠症而能犧牲自己重要的職務而伴作海上旅行，足見其對夫人之深情，實遠甚於對中華民國，其伉儷之篤，不置也。可知了。）設夫人失眠症尚未治好，則此刻當然還不能回來也。由此，可知失眠症之醫治，可以用海上旅行之新法，這不能不算是醫藥界上開了一個治療失眠症之新紀元。

### 軍訓成績

復旦大學學生李林珩，昨乘房黃如進倒水，因為倒得遲慢之故，所以大觸學生之怒，於是黃如進而口角，由口角而毆打，黃如進痛回家，當晚即就嗚呼。黃如進的兒子，因為父親是被學生打死的，所以投報公安局五區五分所。所長戴鴻恩，以關人命，立命巡官去緝拿兇手，可是兇手早已逃之夭夭了。法院把黃如進的屍體檢驗之下，則屍體並無一點傷痕。而黃如進的兒子堅稱是被學生打死的。所擬以實行剖屍檢驗了。在這裏，我們且不去管那黃如進之死是否傷而死，但口角毆打，似乎確是有的；不然，為什麼死者的兒子要堅稱是被打死的，而所謂兇手也者，竟要虛心脫逃呢？中國人向來被稱為文弱的，而尤其是讀書的學生，曾加上了，一句「手無縛雞之力」的尊稱。近年來的學生，打教員，打警察，打茶房，打馬路上的洋車夫，道是成爲家常便飯的常事了。這種英雄的精神，很足以震去文弱書生」之恥辱！但是，學生者，讀書明理之人也，有理不妨口說，奚用那丘八式的野蠻之行為！有人說，學生與丘八，本不一樣，因為須受軍事訓練，所以也就訓練成帶有丘八氣矣！不信，試看未受軍事訓練之小學生，有否打人新聞乎！然乎？否乎？

# 教授們

忍之

不是同種子的植物，當然不會開一樣的花，結一樣的果。不是同一卵子的受精的雙胎兒，自然他們的性情也絕不相同。況且是白種與黃種兩個不同的人種，而且國籍與所受教育的不同，當然他們的性情也絕不相同。況且是白種與黃種兩個不同的人種，而且國籍與所受教育的不同，當然他們的性情也絕不相同。況且是白種與黃種兩個不同的人種，而且國籍與所受教育的不同，當然他們的性情也絕不相同。

新的。他們似乎非常忙，有很多的事纏住他，要等上課鐘已經打過了，他才能去辦，辦完了後才慌張的跑來上課，那時時間也許過了一刻或是半點，但是事情不能分身，我們也不能厚責他，他也只能恨上帝把他造得太多才，或是沒有給他加入一點狡猾的成分進去，在製造的時候，有的雖然個人有私家汽車，却是不能依時上課，他就是偶然有時來得很早，來得早他是有他公幹的不是領薪就是與學校當局有所接洽，就是沒有事也會在辦事處談白，談到已經過了十五分鐘，或是二十分鐘以後，他才會記憶起還要上課，似乎不到這時候他腦子裏完全沒有上課的打算。一上課就要想法子早點下課，早退的方法有時也很巧妙，他們很少自己上當說是生病的，大多借有事，或是已經講得太多了。再不然汽車的喇叭在外面一叫，他就借此說是還有點事，下次另上一堂補課吧。你不要以為他真會多上一堂補的，說雖然時常是這樣說，事實補是不會有的，他或許比較你還怕上課些，這不過是一句冠冕的話，借此溜之大吉。

## 長頸鶴先生

黑帆

長頸鶴先生是一個小學校的音樂教師，因為她的面孔長長，下巴尖尖，唱起歌的時候，她的細長的項頸拉得很長，形狀像一隻立着的拉長了頸的鶴，所以學生給她一個綽號「長了頸鶴先生」。

當着長頸鶴先生來上課的時候，學生們總是嚷着長頸鶴先生的。但是長頸鶴先生總不理會，好像不聽見一樣。不過長頸鶴先生是一個仁慈的教師，她是素來尊重愛護的教育者。所以，她對於學生時常用寬恕之道。

揩油的教授有兩種，這兩種教授所揩時間的油又絕不相同，或是就這可以定他們對於一件事負不負責？但是也未必盡然，時常有很多人對於一件事不負責，却是對於另一件事非常負責，不能把「舉一反三」應用到所有的事件上去。

第一種他們是專門揩學生上課時間的油的，這類教授時常是遲到早退，照說是應當扣

法來感動學生的。長頸鶴先生的流淚的方法，或是二十分鐘以後，他才會記憶起還要上課，似乎不到這時候他腦子裏完全沒有上課的打算。一上課就要想法子早點下課，早退的方法有時也很巧妙，他們很少自己上當說是生病的，大多借有事，或是已經講得太多了。再不然汽車的喇叭在外面一叫，他就借此說是還有點事，下次另上一堂補課吧。你不要以為他真會多上一堂補的，說雖然時常是這樣說，事實補是不會有的，他或許比較你還怕上課些，這不過是一句冠冕的話，借此溜之大吉。

此後，長頸鶴先生病了！她的病是變態而成的肺弱病！經過醫生的檢驗，醫生說她需要作短期的休養，於是她就向學校請了一個月的假。

在第二天的音樂課，新的教師來了，學生們個個都肅靜的，眼瞪瞪的觀察新先生的臉孔跟態度；同時，他們是有一種新的期望，就是期望這個新的先生比長頸鶴先生好；但是他們的期望失敗了！這個新來的先生，她唱歌是比起長頸鶴先生更壞一點，尤其使他們倒楣的是這個新先生不似長頸鶴先生那樣仁慈！她是一個很凶惡的跟不愛好說笑的人，她的面孔是常常都現出好像被人挖了祖墳似的！他們若有些動靜的話，她就板起面孔跟瞪大眼睛，睜來怒罵的了！所以，她們在上課的時候不敢說笑，就是身體亦要坐得正正的哩。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學生們想起長頸鶴先生了。長頸鶴先生雖然唱歌不好，但是她究竟是一個仁慈可親是先生囉，

## 化學

魯英

機械式的鐘聲，又有節奏的騙了，這一課考化學。戴着茶色眼鏡的×教授，手裏拿着許多白紙和一捲考題；口裏還有半段的香煙，慢吞吞地到課室裏來了，把剩餘的香煙掉在痰盂裏，踏上講台，叫級長發着白紙，自己發題目紙。

「先生，五個題目選幾個？」靠窗邊的大塊頭笑嘻嘻地問着。

「請哈人懂的隨便站起來告訴大家」，又是靠窗邊的聲音。喧鬧的聲音漸漸地停止了。大家正忙着騰清，隔了一會，三分之二已繳卷了。

「就做四個吧！橫豎我有事體，你們亦可早點回去。」×教授很敏捷地回答着。

工作開始了，有的互相討論；有的大施「派司」(Pass)的本領，×教授坐了一會兒，似乎要讓我們做得更快似的，於是他便踱出了教室，頓時課室裏像蜂巢般熱鬧起來了。

「呀！」×教授最寫意啊！這次的化學我又甲等了，且君走上扶梯時，向w君很滿意地說。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密司脫c，請你站起來，告訴我們第一個題目好嗎？」

# 中學的二年

王化舒

現在我將要在X中學畢業了，回憶起來，雖則只有短短的二年，可是確是值得紀念的；

在第一年（民國十九年）很平凡的過去了，只是被煩重的功課磨難著，整日抑制着自己活躍的感情，但在學校的發達史上，則是一個不可遺忘的

年頭，因為人數的增加，多到同上年不成比例，（是天時關係，今年大學停招預科生）。

第四年的第一學期，才開始不多幾天，「九一八」的事件便發生了；開會，遊行，標語，口號，請願，層層的把戲做過之後，已是殘冬了，在這期間，預備明年升學功課的計劃，便同着東北三省一齊死節了（注：彼時熱河尚在故稱三省），這種殉難的精神，是殊堪拜倒咧！

可是在我們合着眼喊口號，低着頭寫標語的時候，操場上發現了大張的宣言，罵抗日會的辦事不力，及學校當局的無知；不久便有謠言起來，恰是把這大作加上了我的署名。

抗日會由改組而停罷，人們再也不敢提起這事了，大約是先汪院長而長期抵抗吧！

在太平日子裏，我們的功課同時鐘叫齊了步伐走着，同時嘩嘩地爬在雪地上練軍事操，我們破出犧牲去了，因為我們不是愛國嗎？

聽說天下大事，一治一亂，學校大概亦然；太平日子繼續了不多天，又起了波瀾：校長忽然接到不少匿名信

，據紀念週上報告：為數有七十餘封，內容罵學校的佔七十分之六十九強，向學校建議者佔七十分之一弱，學校用福爾摩斯的方法偵察寫信的人；大家在靜候着這種神秘的揭開。

我們班裏為不滿意一位教員，在匿名信中也佔了十分之十的；校長召集我同班同學談話，同時徵求對該教員的意見，誰也有意見，可是誰也不發表，豈不怪哉？昔賢（忘了是誰）有言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於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說出了我的意見，於是校長便封我是匿名信嫌疑犯。

辯證法大概不錯，正反合的原則差可運用，這風波雖相當的不小，而結果只給我頭上戴了頂嫌疑犯的帽子，便歸平靜了。

我說第一個問題，證據可以告給你，第二個問題，只消看看你衣袋裏是否有煤屑？

這幽默的問答的反應，不是會心的微笑，而是更嚴重的責問，（幾乎是叫罵）並且桌子在棒棒的唱歌，敲在桌上潑潑的跳舞，我在冷笑着欣賞，於戲上帝，豈非偏局乎？

結果我的學籍要開而未除，調查報告亦無書，大事化小，小化無，嗚呼亦云幸矣！

為了愛玩笑，觸犯了一位校隊先生的尊嚴，真了不得，在街上遇見，點頭變成了偏頭，微笑變成了張大口呼什麼，友人爭相勸曰：「可以轉校矣！上不得罷於當局，今又觸有勢者之鋒，君其等閑除乎？」予固笑而不答也。

在這最末一學期開始的開學禮，校長報告完了後，接着便提出了我。我，不過這學校裏X分之一便了，而在這全體同學教師觀聽之下，開學禮重典禮進行之時，從校長之金

口說出了我的台甫，真夠味！校長之言曰：「上學期結束會議上，兩個教員，一個職員，的提議，同時有十位同學（一個也不少）可以分班打球矣」的提議：將你除名，是我同訓育主任力爭，說你……說你是還肯用功，並且就要畢業了，沒有給你除名，這自然是待你的殊遇，你以後也要老實些才好！」

嗚呼！噫嘻！我又是個「還肯用功」的學生了，豈不將踏於好學生之林乎？「余何器也」？翻作白話：我是個什麼樣的傢伙啊？

大會散後，我昂然走出，隱隱然，如文憑之到手，同學們用羨慕的眼光瞅着，我幽默家X贈我以外號曰「剩餘的人」詩人X趨而安慰我曰：「一切的誹謗與笑罵，你都接受了！因為那是給與了你以人生功課的資料啊！X呀！這不能不慶幸你的際遇，你要努力走上人生的征途。」

某夜，寒風正緊，滴水成冰，飯碗之後，自習之際，同學數人，圍爐而談心，道教員之外號，呼密斯之嬌名，雖怕訓育主任之來查號，然亦樂也融融。

「王先生，X先生請您！」  
「什麼事？」  
「我不知道」，聽差走，我也跟着走出來。  
（X先生者，X校之訓育主任也）

主任的房子，比我們屋裏還融融，——可是我一到就立刻不融融了。  
他問我為何寫匿名信給他？信上為何罵他把宿舍的爐煤裝了腰包？

# 性生活

余弘泉

吃過了午飯，照例是洗了臉進寢室。

驟然聽得三四隻狗在宿舍前狂吠，繼之以一羣觀衆的歡笑。好奇的關係，我也踱到洋台上觀光一下，原來是第二宿舍門前的冬青樹旁，發現三隻雄狗圍了一隻雌狗，其中的一隻已得了它最後的勝利。失敗了的二隻狗朋友，還不住的在嗅雌狗的屁股。人羣裏的幾個觀衆，似乎看得不高興，但也說不定是羨慕它們的幸福，而發生了一些妬意，便拾了幾塊小石子，對着狗羣的目標射擊。狗痛了，就在汪汪的叫；人門附和它們，也用哈哈的一陣狂笑。

觀衆們愈集愈多了，都伸着頭頸，脫出兩眼在注視狗的行動，擲石子的朋友，也隨了觀衆的密集而增加起來。幸福的狗羣，飽管了石子的風味，向着第一宿舍的側角上狼狽疾逃。人也跟追它們的足跡前進。

第一課的預備鐘打響了，安住在宿舍裏的同學，陸續跑了出來。沒精打采地向人羣的目標集合，各人的心理，大概是希望在人羣中得些消息。

幸福的狗羣，似乎恐怖起來，不住的汪汪地示威。女宿舍的小姐們也出來了，有的似乎已經知道這項消息，羞答答地獨自向那課堂走去；有的大約還不知道，也帶着三分好奇心來參加這個烏合的集會，當她們的視線注意到狗的技巧時，一個個都紅了臉低着頭滑了過去。少爺們又得轟轟烈烈的一次狂笑。

十分鐘好容易的消逝了，在鼓掌的聲浪中，人們隨着上課的鐘聲，都三三四四的散去。回頭看的人，似乎還不在少數。大概這迷人的滋味，是值得留戀的。

積零分曰「鴨蛋」，或稱「湯糰」。

教員講書講得快曰「開快車」。

會吵鬧的同學，叫「神經博士」。

打籃球時循環遞球，作弄對方；或打乒乓球時左一下右一下，稱為「抄麻將」（雀牌也）。

附註：鄙人男性，所記皆男性事，至於異性方面，不敢妄為，合應聲明如右。

# 學校切口

金沙

女同學在運動場外督戰，被稱為「打氣筒」。其意即運動時有女同學在旁，無異為運動打氣，為格外起勁也。

男同學和女同學戀愛，或者男同學跟着任何女人走路，稱為「嗅豆腐」。

同學被召於校長，是謂「吃大菜」；見召於訓育主任，是謂「嗅小菜」。

喜歡討好教員的曰「麻油瓶」。

同學中有剛剪過髮的，被稱為「火燒洗澡堂」。

同學中面目姣好的曰「EVA」。

試驗（如月考大考之類）成曰「開夜車」。

夜裏在燈燈後燃燭趕功課

夜裏在燈燈後燃燭趕功課

夜裏在燈燈後燃燭趕功課

# 農村現象的一隅

陳國樞

農村的崩潰，已確鑿的了。那麼我們來談救濟農村的辦法呢，還是來寫農村的事實呢？救濟農村的辦法自會有人去談的，而且我亦不知從何談起，怎樣談法，所以撇開不談，而來寫農村的事實，並且限於本縣（浙江建德）本鄉（東鄉），因為我住在鄉下的緣故。不過話雖如此，建德的情形也不能不寫個大概，不然，農民的思想程度是不能夠曉得的。

建德當兩江之衝，徽州（安徽的歙縣）淳安遂安壽昌常山江山衢縣蘭谿，或行人或貨物，所必由之地，其重要即此可見。但自抗江鐵路通車以來，江山常山衢縣蘭谿各縣便由火車走了，因而此地的商業也甚受損傷。城東五里路的東關，是以出五加皮酒有名的，從前有個釐卡設在此處。浙江省立第九中學（今改為嚴州中學）的學校經費，在先是取給於這釐卡的，每月有一千多元可拿，自民國二十年裁釐後，便向各縣索取了，然而總不能如卡子之硬現，遷延拖欠的，可見釐卡之權威了。

九中是嚴屬（建德分水淳安遂安桐廬壽昌）最高的學府，有三百多人，向以淳遂兩縣人爲最，自前年（二十年）淳安縣辦一所縣立中學起來後，這兩縣人遂逐漸的稀少下去了。這個省立的學校，在三年（二十至二十二年）中起了兩次風潮，換了三個校長，所以現今仍是重振旗鼓的當中，能否再不起風潮，要看這位新的徐校長的手段了；據說訓育方面是採嚴厲主義的，所以這學期有許多人被開籍，活像「清黨」。我是去年離開此校的，至於裏面的情形，因爲太仔細了，不如撇開不寫。小學方面，有九中附屬辦的一所，名曰「浙江省立嚴州中學附屬小學」（依現在中學之改名，則當曰「浙江省立嚴州中學附屬小學」了。）因爲經費與中學部劃開的，所以辦得還好，花紅紫綠，貼個滿壁，確爲建德首屈一指的。建德縣立的小學說是有百把所，像樣點的算有六所，東南西北每鄉一所，城中兩所，經費算多點的，其餘八九十所，都在三家村中仍喊着「子曰詩云」，經費每年六七元以至十幾元，其費不曰「學校經費」，而名爲「補助費」或「津貼費」。城中兩所及東鄉一所是看過的，校中的教室，寢室，膳廳，是黑暗，污穢，危險所包圍着的；紅的日本侵略滿陽的地圖，及幾張所謂中國偉人的畫片（如張學良之類），不過更陪其幽靜悽慘罷了。先生薪水約十六元，吃自己的飯。至於學生的程度，可以用事實來解答，民國二十年的上半年小學會考，東鄉小學（開設在三都，校名曰「建

東中心小學」。送來一人應試，結果不畢業，（後來查得該校六年級原有五人，餘四人因程度太淺，由校中留級。）我們可想而知教育的好不好了。

三家村的先生還是戴玳瑁眼鏡的，他們不會多至背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及禮記詩經左傳的幾句，他們的教授法是「不求甚解」而使自己讀得到「欣然安食」爲終止目的，結果，天資好的孩子是一知半解，壞的仍然空空如也。——這種教育如果說是普及的，那麼只有那說者的自以爲是的理由罷了。混混諸公（係抄來的），對嗎？

今年農民切身受到痛苦的事，要推造屯壽建汽車路的事了，（安徽的屯溪至嚴屬的壽昌建德）派工勸捐，苦得大叫，因此亦有毆打某幹隊之事發生，如東鄉的下程。你想怎樣派的？凡自十六歲至四十五歲的認爲壯丁，每人得派作工二十日，若不願去，則以三元相抵；有些人家只有一個人，而妻子兒女一班要他一人挑背賺錢度日的，二十天的工怎叫他能堪？然，警察先生說他「頑抗」，須拘。後來，因爲逼迫不過，於是有人去做了。汽車路的工務處的章程，凡百姓派去做工的，除三元不拿出外，還得享每日大洋二角的工資。工做回來了，工資又會少去的，後發覺村長吃銅，於是去告訴，才拿出來。（這事發生於東鄉馬宅，據說別鄉亦有類此之事。）我想當這種經濟缺乏的農村，村長原不該做此類不方大的事的，又何況我們貴中國有「清查救國捐委員會」之設呢。捐項名曰「戶捐」，是隨緣樂助的，因上面有「因戶而捐」之字樣，言因此戶之富有而勒其捐也；此捐不知作何用，據家父說是拿去造汽車路的；當時我想既美其用處爲造路，何不名符其實名爲「汽車路捐」？我們一鄉（言我鄉周裏鄉也，非謂全東鄉也。）派到六百元，而村長（副的）又會將額數外多派幾十元，拿到袋裏去了，這甚似上面吃做工的銅一樣，唉！滿目滔滔，惟利是圖。——寫到這裏，不免想起一事，即一位新近故去的縣長，去我村約三十里路，他從前是很落泊的，不知怎的做到團長，再改任縣長，於是只見他一批批銀子搬回家來，一躍而爲富翁了。我想他的錢也不外勸法，榨法……等來的。

除掉上面派工勸捐二事外，還有一種微乎其微的捐，雖然只有大洋兩角，但農民已夠苦了。這便是「門牌捐」，釘一塊門牌，捐大洋兩角，這不能責我們的當局不該，因爲我們浙西的模範縣蘭谿都捐，既有模可援而不絕，得毋令他縣嘆爲不平等？是以毅然捐也。我村有一人，曾以此捐被警察先生扭領直拖，差點兒到烏黑的縲絏中去了。

農村經濟不安定，於是土匪出現了。說起土匪，不免又要連想起民國十九年上半年，槍斃三個土匪及其共產的暴動，以至於送到枉死城中去的二十多個無知的人民的事了。土匪是北鄉捉來的，斃的時候，我還看見。暑假期中，共產發動於南鄉，漸漸延到東鄉的三都，馬宅，三都的房屋被燒，迄今猶是墟土。在這時間，鄉下貧窮的人家，如有樂土捲來的欣喜，冒昧地攜刀參與，結果死個莫明其妙。我住的地方是浦江蘭谿交界之處，故一般來路人很多，尤以賭博爲爲業的人們，而賭博的人以金華浦江人爲最多。（金華有批人叫做「吃刀飯」的，他們受人幾十塊錢，便會爲人去刺仇敵的。而他們又統是賭博的，賭博又不直爽，輸打贏要的，所以那些專以賭博爲業的人，把他們起一個名字叫做「懶貨」或「懶料」，我們這裏甚流行。有如上海流氓一樣。）近年來鄉村因爲經濟拮据關係，賭博甚爲清淡，他們務農既不會來，挑背又吃不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於是只有「請財神」了（即綁票也）。今將他們的成績發表在下面：

他們究竟不能及得海上的綁票的技術精，所以第一次就出了叉子。那便是前年十二月（陰歷）的時候：十幾個人到郎探地方去劫，但結果肉票逃出，還將土匪捉去一個，這個土匪並且還認的呢！後來在浦江處決，因是浦江人。

去歲尙好，今年可就不得了，時有所聞，下面兩樁，便是最傑出的。

去我村十五里路的浦江地方黃社，有一份人家，平時刻苦勞作，頗有聚蓄，但爲人吝嗇，不肯借貸的，故戚友咸銜之。今年四月某夜，忽有強梁二十餘人，（中有臉塗丹青者，即係戚友無疑。）敲門進來，令拿洋銀，先即以三百元相償，意猶未足，令更益之，其人苦求云沒有，盜不信而以刀尖向背上輕刺之，其人痛不能耐，哀求父曰：「爸爸！你還有錢嗎？快拿出來，我實在吃不得了；你沒有我，錢亦沒有用，」人在世在「，（這是我們此地最進行的話，其餘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言富由人致，今富被人擄去，只要人在，富仍有期望也。）爸爸！快拿出來吧！」可憐這個年半百餘的老人，只有一個兒子，見如此受苦，心豈能耐，於是將藏在地下的一千元，發而與之。

約半月前，有十餘強盜到朱嶺鄉人，因票子不肯走，遂抽刀砍脚令走，及至浦江某山脚，聽人聲嘈雜，盜以爲有百把人追來了，於是拚命的逃，而被綁的亦分路地拚命的逃。豈知道班人是拍苞蘆（即玉蜀黍）的。——票子因被砍得甚厲害，今爛得亦很厲害了。



其餘如獨份的或深山中的人家，被搶去幾十元的，其多甚多，在這裏亦不再記了。——陰歷十二月，他們將要大鬧的劫一下了，路上的行人是如何地領教他們，現在姑爲從闕。這些技術不精的強人，是時勢叫他們如此的，故當局判他們的刑罰，也正是他們心所願的，因爲我聽到大平人說：「這樣捐，那樣捐，不如去『請財神』，捉到死就死，橫豎這樣也死，那樣也死，假使捉不到，倒可大嚼的快活幾天呢？」

## 鄉居雜記

傅敬嘉

漁翁的悲哀

天下着微雨，煩悶得很。

「釣魚去！」隣家的小王拿着漁具來約我：「是最容易釣魚的時候呢！」

我同意了！我並不想釣着魚——雖然我知道魚是絕妙的美食，可是釣不來也是徒然下酒物，我不願意把這富有詩意的玩意兒錯過了。所以我立刻戴上箬帽背了漁具和他一同望村外的那口池塘跑。

這多美的一張圖畫啊！柳枝輕輕地和水面接吻，塘中的水被細微的風絲打成一個個的小圓圈，遠處的青山忽隱忽現，望過去像一片白茫茫的大海似的！我不能不讚一聲大自然的幸福不淺，在物質文明發達的大都市裏無論化多少的代價也不能獲得這樣的境地啊！

當我們在一棵柳樹下坐定了之後，我發現對岸坐着一個人靜悄悄地望着釣竿出神。

「喂，對面也有人在釣魚呢！」我說。

「一定是三興伯！」小王肯定地說。

我馬上站了起來，跑到對岸。

「他低聲地說，臉上浮着一絲笑容。」

我回到小王的旁邊，拿起自己的漁竿向村走。

「不釣了？」小王問。

「不釣了！」

實在地，雖然我不會釣魚，但我不願意使一個以此爲生的可憐人爲我而起一陣心上的焦急啊！

「釣魚並不是一件快樂的事啊！」我這樣想。

布販子

村中穿土布衣裳的人漸漸地少了！孩子們的身上穿的都有一種花花綠綠的薄紗布，中年人也都穿白洋布的小衫褲了，除了幾個老年人外，土布可以說絕了跡，這事使我很驚奇，有一次我忍不住問我底堂嫂了！

「這種布從那兒買來的？」

B村的牛狗頭現在做布販子了！三日二日到這兒來賣的，價錢很便宜，只要三分錢一尺！而且孩子們都喜歡這種好看的花樣，土布就沒人穿了！」

「這裏布疋總不會牢吧！」

「牢是不牢，不過，和價錢一比，也值得了！」

真是巧得很，就在這時候，琴琴的搖籃又來了！我連忙跑了出去。許多婦人小孩包圍着那布販子，翻這樣問那樣，花花綠綠的顏色在眼前耀着。

突然，我在前一布疋頭上看見半個太陽商標，和三個英文字M、S、C，我立刻明瞭了！

（從第四頁教課書來）

第二種是專門講學生休息時間的油的，或是旁的教授上課時間的油的，他會把功課表找得非常清楚，你們與教授私定的上課時間也一樣會知道。

「不釣了！」

實在地，雖然我不會釣魚，但我不願意使一個以此爲生的可憐人爲我而起一陣心上的焦急啊！

「釣魚並不是一件快樂的事啊！」我這樣想。

布販子

村中穿土布衣裳的人漸漸地少了！孩子們的身上穿的都有一種花花綠綠的薄紗布，中年人也都穿白洋布的小衫褲了，除了幾個老年人外，土布可以說絕了跡，這事使我很驚奇，有一次我忍不住問我底堂嫂了！

「這種布從那兒買來的？」

B村的牛狗頭現在做布販子了！三日二日到這兒來賣的，價錢很便宜，只要三分錢一尺！而且孩子們都喜歡這種好看的花樣，土布就沒人穿了！」

「這裏布疋總不會牢吧！」

「牢是不牢，不過，和價錢一比，也值得了！」

真是巧得很，就在這時候，琴琴的搖籃又來了！我連忙跑了出去。許多婦人小孩包圍着那布販子，翻這樣問那樣，花花綠綠的顏色在眼前耀着。

突然，我在前一布疋頭上看見半個太陽商標，和三個英文字M、S、C，我立刻明瞭了！

我們應該如何地負起我們發展國貨的使命來！

時，他可以到上課的教室去請，就是學生們還上着課他也不顧。

2. 爲學生打算的：這最少可以分爲三種，有的是想多灌法一點知識給你，或是引誘你去研究，他講解一點東西非常詳細，至少要引一些在雜誌上正在爭論的問題告訴你，這些問題當然他不能確定誰是誰非，不過告訴你你在學術上仍然還有不少事件未解決，仍然還有許多問題在爭論，仍然還是需要埋頭學業的人去研究，仍然還是我們去發掘深藏着的黃金。他們在初開學的時候，盡量量的，詳細的給你講解一件不關重要的東西，到了學期完的時候，他還有很多極重要的東西沒有講，那時他就開快車，或是增加鐘點，他可以使規定的功課變爲有很大伸縮性的東西，應該要一個月講完的，他可以在一禮拜，甚至於一點鐘內叫完，再不然他就簡單不講，叫你們自己去看書，但是

你不要以爲不講的就是不重要的東西，講得詳細的就是重要的東西，事實上時常是相反的，就是在考試時他也多半是問沒有講的東西，你可不要上他這種洋當。

有些他們很注意給你一些普通知識，這雖然不是他的責任，都是比較他應教的功課還盡職。他恐怕你們沒有時間看報紙，或是懶得去看報紙，如果新聞報紙上有一點新的消息，馬上他就告訴你，絕不會忘記，如果提到紙幣的倒塌，他可以講一大篇的經濟原理。國內的戰爭，他可發一大堆的牢騷，國外的戰爭，他可以告訴你一些軍隊的事實。普通的軍事常識——或是軍隊的組織，中國軍隊的不完全，他對可以拿實例來告訴你，他真是一套活百科全書，什麼他都知道，什麼也難不住他，不過他對於自己教的書似乎沒有多大的研究，離開了自己雜誌薄就很難

（接第八頁）



作基謀爾

馬人

# 黎苗觀光團親懇會參觀記



黎陽縣安平縣婦女



海南興元縣婦女



黎人之二

在中國的南方還有四種原始時代的民族，這恐怕有很多內地的同胞都不大知道。他們分居在廣東、廣西，他們不讓外地的人輕易侵入，也難怪人們不大知道，這四種民族是中國原始的民族，名叫黎、苗、獠、獞，在本國史上也曾見到過這幾個名稱。

獠，獞據在廣西的羅山，山狀是南嶺山系的五嶺山脈的一峯，線互於修仁與桂平兩縣的中間，獠窟穴住居在這裏，也曾鬧了不少的亂子，現在擱着暫不談。

黎，苗雜處在五指出，五指山在廣東在海南島的中間，五峯矗立，同手指一樣，海南島又稱瓊崖，這裏包括的有十三個縣份，僅僅除文昌與瓊東兩縣外，其餘十一縣都有黎，苗人的居處，統計面積佔全瓊崖二分之一強，重要的黎境則集中在瓊崖的腹部。

全瓊崖的人口總共二百二十五萬餘，黎苗人口就有五十餘萬，佔全數四分之一，他們不僅體魄強健，刻苦耐勞，是一羣好生產的民衆，並且黎境農產物也極豐富，每年瓊崖出產的豬牛家禽椰子花生芝麻米藤木等，大半是來自黎境，尤以米的出產是最多，關於礦產，以五金最多，爲全瓊崖第一。

瓊崖的黎苗，大半都僻處深山，與外人絕少來往，不但智識簡陋，而且衣食住行也與原始時代沒有多大區別，並且有些仍然茹毛飲血與原始人無異。



海南高崗縣沙洞三黎

他們對於一切大多以簡便與保守爲主，衣服完全不用鈕扣是求簡便，男子多半只用布遮蓋生殖器是保守古時以樹葉蔽體的遺風。

裝束有很多是很奇怪的，好像條黎的大耳環，如果她是頂在頭上的時候，你會誤會是戴着輝煌燦爛的金冠，因爲都是黃色的金屬製成的東西，她由頭上放下來，你才知道是耳環，並且一定驚奇她的耳朵怎樣會掛幾兩重的耳環的，這些她們從小就習慣了，你不可不替她作急。

三差黎的服裝也是很奇怪的，不僅奇怪，並且她們手工也會令人驚佩，她們什麼都是沒有一定的式樣的，她們裙上以及衣服上的花紋都是自出心裁，隨意做成的，她們對於她自己做成的東西非常寶貴，一方面因爲做成一件衣服所需要的時間多，——有幾年才做成的——另一方面面這些材料都是由漢人方面買來的，漢人賣東西給他們所取的價值是很高的，有時高到比較外地十幾倍到二十倍也不一定，但講得順口，他不能就他所看的書發



海南高崗縣沙洞三黎

(接自第七頁教授們)

揮他應講的東西，也許他根本很少有時間去看書？很重要的東西他可以簡單的幾句話講完，他所講的書都非常簡單，但是他講書外的事又是非常詳細，他可以裝出很多的滑稽態度，他可以在講書的時候偶然插進去幾句笑話，也可以把講書的句子故意造得很滑稽，體你不曾像聽留聲機一樣，慢慢就會被他催眠了，總之他真是多才多藝，不愧爲大學教授，更切身份的就是他博士的銜頭，真是博學之士。

還有一些一方面在爲學生打算，一方面也是在爲自己打算。他教書很負責，當詳細的地方，他講解得很詳細，不應該多講的，他就不多講。他是根據一套外國名著給你講解的，這套書上有的他絕不會忘記，書上沒有的也不怪他沒有給你講，有時他會找一點出乎書本以外的東西給你，不過這是偶然的。他在沒有開學前就把他所根據的書還分出來，再計算一學期有多少鐘點，他一計算好馬上就上課，也許那時候還是假期他也不理，總之他認定幾時上課就是幾時上課，他非常講信，他的佈告就是軍令一般。不過他放假比較別人都早，他時常說早點上課早點放假，也好早點回家，他這話只是爲他個人說的，他不知他早點上課，那時也許有很多人在家裏還沒有來，他早點放假，但是其他的教授都還在上課，你又那裏能夠回去呢？他

時間一規定，上了課後，如果學校裏放假，或是學校鬧風潮罷課，再不然自己生病，你不要以爲可以少上幾堂！這他都要想方法來補足的。他一規定就成了老板的東西，少一分鐘也不成功，一點伸縮性都沒有，好像一塊死木頭樣。

3. 就他們講書的姿態也可以分爲幾種，有的講書時在台上跳去跳來，好像小猴子在耍把戲，也像馬戲班的小丑，更老站着不動，眼睛不是望着地下，就是望着書本。他好像新娘一樣，頭一下也不敢抬。不知是不望着本就講不出？也不知是怕看學生們各種怪像的表

情，更不知是怕人說他向女學生送秋波呢？總之他輕易不抬頭，除非你問他，才抬起頭來。你看你不是怪好意的問。也非常奇怪，在講台上跳舞的，大多是德國留學生，同時他們講書的聲音高，聲音大，快到人們聽不清他在講什麼。差人答答的教授大多是由矮國回來的，他們講書的聲音小，小得你聽不出他是不是在講話，設若你不注意他的嘴巴動時。同時他們講得非常慢，一個字至少他要重複講兩三遍，所以結果鬧得雖然他是中國人，也不知到他講的是不是日本話。這或者與他們留學不同的國家有關吧？德國是注重軍事的，所以他們平時談話也像在對兵士訓話一樣，聲音非常大。日本人向來除講日本話外，講別的



人愛上了她們把她們娶去了，當時三三黎的男子都鬧無妻的恐慌，可以有些人恐怕後來的子孫也同他們一樣，才把女孩一生下就給她們周身畫上了花紋，使得漢人們看見了生害怕的心事。

生鐵黎頭上的項圈有的是白色的，也有些是黑色的，並且下面還纏得有珠子，黑白也是不等，三三黎的裝束比較簡單多了，並且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代價又非常低，所以他們對於自己所做成的手工品非常尊貴，就是你用極高的代價也不容易買得。

三三黎還有文身也是很奇特的，牠們自小就刺成了文身，刺後就用藍色的顏料染成，但是這僅僅只限於她們，他們是沒有文身的，文身有些說是為婦女們裝束美觀而設的，好像舊時女子裹脚，西洋女子纏腰一樣，但是有些說是因為三三黎婦人們都生得很漂亮，有很多漢

苗人與黎人最大的區別就是在脚幫上，黎人不論那一種都是沒有脚幫的，但是苗人都有，他們的裝束與廣東潮州一帶的客家人的裝束一樣，或許他們比較黎人進步一點

黎人有很多種，有條黎，細藏黎，生鐵黎，大黎黎，黑鐵黎，刺

頭黎等，苗人則只有一種，黎人的性情多半都是很兇悍，並且一種一種的語言不同，苗人性情都很善良，語言也與黎人不同，苗人的歌曲，大半都是見景生情所發的，她們很聰慧，隨時能夠唱出和調的歌來

民國二十三年元旦，廣東警衛旅旅長陳漢光，兼任撫黎專員，由瓊崖歸，領導黎苗來省觀光，以求民族團結，開黎苗觀光團懇親大會於廣州市永漢公園，原定三日，後延期兩日共五日，因黎苗同為中華民族，有介紹給其他同胞之必要，因就參觀所得書寫為篇，並附照片十幅以享海內同胞。

一九三四，元，一〇，

話人們是不會懂的，日本出席給你講書好像給小孩子樣故事國聯的代表，演講不是就沒有一樣，他雖然不是中國人，你人懂麼？他們雖然不是德國人就是不懂外國話也可以知道他同日本人，大約他們都受了受講的是些麼。他不管理論與事教育國的影響，至少也有一點實一樣的拿標本與模型來給你同化。

還有在講書時，時常看壁國大工廠的出品，也不是在商上的掛鐘的。學生也是時常看務，中華或是科學儀器館購來着長針動，他似乎比學生還心的。這些完全是十足的國貨，急，有時在黑板上寫了半個字不是竹片木頭，就是馬糞低製就去一看鐘。有時他似乎不造的。他要講的完全在這標本相信壁上的鐘：看了後又從口與模型上，你只要看他把牠動袋裏掏出自己的表來看，結果幾動就完全了解了。他每天在還是使他失望，只有繼續努力研研室與他的助教以及長期僱，寫完他剩下的半個字。更是定的木工，在計劃做這些東西絕不顧時間的，一上堂不是照，你一跑進他的究究所，就看着書本唸，就是在黑板上抄書見各處都是擺着一些不成文的，他把他預備好了的在這一點東西，好像小玩意作坊一樣，鐘內全盤托出來，一聽到下課不過這小玩意作坊，比較葉大鐘響他就挾着書本走路，你也妓的小玩意作坊還有價值，還休想替他們一點油，不過他不有意味，可惜作坊的老板不是會替你的油，大家照時間上課我們的同胞，未免有些令人比較看阮伶玉與王人美主演的小下課就是了。

4. 另外還有一種特別的教授，道種教授真是奇特的。他

一九三三，二，二七。



喃嚨洞大黎黎



定安縣毛黃洞生黎黎



瓊山壯洞苗人



瓊山壯洞苗人

### 姑妄聽之 了平

(十二)

曹 老福，聽說你昨天晚上喝醉了太陽酒，劈口當着大衆揭穿你親哥私通小老媽的祕密？

福 怎麼？本來我那湯蛋哥哥欠通，不應該太不要臉，丟盡了我們祖傳的門風！

曹 那麼勢必碰面又要吵架了，打得頭破血流，結果都得養幾天傷，請問爲的甚麼？

福 我先問你，北平天倫交的朋友，他們也是頂好的弟兄，可是一天打到晚，打得紫皮爛肉，請問他們又爲甚麼？

(十三)

安娜 哦，黎麗！我且問你甚麼是「小孩子」！

黎麗 凡是寫信或說話時常用「親愛的」這新甜字眼的人都是「小孩子」。

安娜 我們應該原諒小孩子，痛小孩子，抱小孩子，親小孩子的嘴……

黎麗 對呀，大凡愛用甜字眼的，我們對他就像當如此去做。

(十四)

委員 從前你爲甚麼總是向我飛眼？

女伶 那時候不知道你是幹嗎的，也許是正人君子。

委員 現在又爲甚麼總是向我瞪眼？

女伶 哦，因爲已經認錯你是甚麼樣的人了。

(十五)

文人的太太 孩子的爸爸，你現在的稿子愈又抄成橫行的？

文人 哦，那個問題嗎？那是我作品上的轉變，孩子的媽。

(十六)

父親 你們學校裏有人生哲學？

兒子 有！好，那怎麼沒有！我最愛研究那個！

父親 那麼我問你什麼是人生？

兒子 人生的大問題就是人生離不了坐和睡兩種動作：小孩子出胎胎睡搖籃；長成我這麼大，在學校裏坐硬硬椅！到你這麼大，在公事房裏坐冷椅子，老了睡棺材話……

(十七)

哲學教員 「執政着很重要的事情，不像工人們死實氣力。——勞心」誰能從這

句材，演繹出同樣的例子來！誰能，……

哲學教員 誰能試試看，試試看，這又不犯法，誰站起來試試看。

學生 「委員們乘最好的火車飛機，不若小百姓要給現錢。——記賬。」

(十八)

某甲 哦，你住宅前那塊空地，甚麼時候改成那麼大一座花園的？昨天我的汽車從那裏經過，看見裏面還種了許多菜蔬，花草之多，更是不用提啦！

□□復興農村委員會委員 那是我升遷到農委會之後改的。你還沒有看見後身種麼一大塊美國棉花，和一小塊美國標本……

某甲 哎呀！不愧是你委會的老爺們，走馬上任才幾天兒，已經以身作則的幹出這許多成績來！佩服，佩服！這也是，天！上品！出色！中華民國之棟樑。

(十九)

某某致某某雜誌社書 ……作文如何練習……

某某雜誌社編譯某某函 ……多寫情書……

(二十)

甲 朋友，我希望你以後早點到公事房來，

乙 管得着麼？與你的飯？

甲 倒要請教，與你的飯？

乙 我是處長罵來的，你總該看出與誰的飯

# 獄中記

(續) 許欽文

「阿！」楊難友歎了口氣說，「那末，密司朱，聽說她皮膚真好，雪白，可不是麼？」

「是的呀，她還真能幹真聰明呢！」

「那末，密司脫高！假使她不死，以後可同你結婚麼？」

「她從來沒有向我表示過愛情，我也從來不曾這樣想着過；說起來，現在她已死去，是絕對不可能的了；以前並非這樣絕對不可能就是了！」

「阿阿！真可惜！」

經過兩天以後，吃了中飯，才聽到了這樣的聲音，「楊立夫有封信！」

「只見我底推算準的！」

「信倒附來了兩封，」停了一息楊難友底口音說，「一封託一個在公司裏做事的朋友代辦，還有一封直接要一個在舖子裏的人担任。這信是從南京來的，上海路近，沒有回音，可見那裏交通已斷了！」

「有了兩處可以進行已夠了，」阮難友底口音說，「趕快跑條子好了！」

同在乾字號櫃子的二十多個難友已逐漸認識了，於無意中從他們底談話中聽知，於順眼在名牌上看出，於別人底喚呼中得知，於板壁縫窺知：兩頰紅紅的青年姓唐，原是在我東邊櫃子中讀古文觀止的；穿中山裝的吳，浙東口音說話很緩慢的姓孫；浙江上三府口音的姓周。其中犯鴉片罪嫌疑的很多，犯紅丸

罪嫌疑的更多。我忽然感覺着，楊難友已接連三四日不曾在那天非裏看到他了。我從板壁縫窺着他，陽光映在他底臉上，顯得又黃又瘦；嘴唇上底鬍子已長得很黑，頭髮蓬鬆着。我看得很感動，覺得一時不好意思去叫他。直到晚上，電燈熄滅以後，月光射進窗來，室內景物映得很清楚，地板上面窗門上鐵竿底影子一根一根的可以數得很清楚。我老是睡不着，聽到了楊難友底咳嗽聲；他底床舖本只同我隔得一道板壁，我不禁輕輕問他，「怎麼你這幾天老是不出去散步呢？密司脫楊，在這樣的生活，運動是很需要的呢！」

「阿！」他輕輕回對，「密司脫高，這幾天我真無聊極了呢；晚上老是睡不着，到了早上就起不來了！」

「可是身體要緊，總得設法顧全。」

「這自然，但是事情總是這樣不巧！」

「怎麼了，你找保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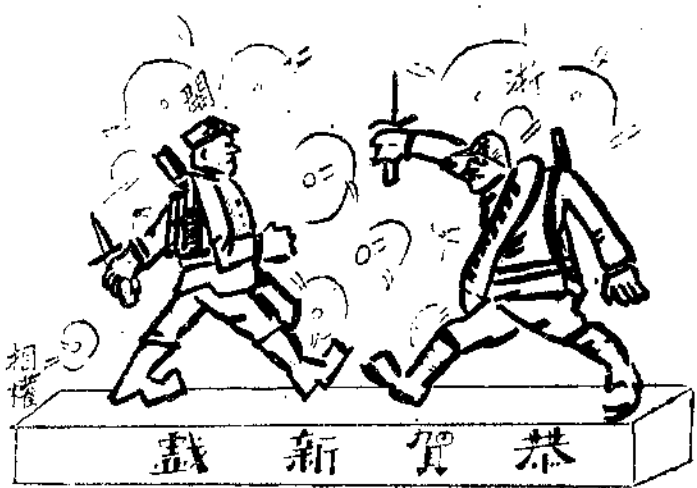
「兩封信一封也不發生效力：在公同裏那個人說是回家去了，另一個在店舖裏的，說是正生着病，行動不來。其實究竟怎麼誰能斷定呢！唉！事情要靠人家就困難，金錢底勢力真大；無非一千塊錢的事情，現在還只須五百塊了，他們居然都這樣不肯承認。要是沒有去年底水災，我只須老一老臉皮，給我底母親打一個電報去。如果沒有戰事，上海方面也總有現款可以去設法！」

「不必焦急罷！」我勉強勸他說

「倒並非全因為焦急，密司脫高，我是想得氣憤：以前我幫助人的地方不知道有過多少，不但五百，五千元的忙我也幫過人家，現在居然這樣為難了。而且，我這次並非要人家就得現洋來，只是担保。連書面担保也不肯，這是不信任我，輕視我底人格麼？」

「這倒也不必這樣想，他們只是不瞭解你。」

「現在我想：」停了一會兒楊難友又輕聲說，「所謂知識，所謂志向，原都是大可懷疑的；你看，同道被關在這裏的不是很多？他們有的雖真犯了法，也有許多原都是冤枉的，可是，無論怎麼樣，他們倒能唱戲，談笑自若；因為他們有着簡單的信仰，精神上感到的痛苦沒有我們這樣多。還有，所謂法律的，更其是在目前的中國，實在是個大問題：今天我那推事又特地為我開了次庭，他說，「怎麼你還是沒有保人找來呢？」我說了底困難，他又說，「那末你隨便找個人來就好了，只要有個人給你簽字就行，或者定為一百元的書面保證，有了這一百元的限制，不是很容易辦？這裏實在已經沒有你底事情，不過手續上總得經過交保，實在無法變通。我也替你很着急，可是你不必難過，反正實際上已沒有了你底事！」我對他說，「沒有我底事情，這推事固然知道，我自己更明白。」密司脫高，說起來更覺得痛心可恨，我這樣受了不少牽累，當初，無非因為往常我不重應酬敷衍，一個同事故意同我為難。在社會上，本來我們一天有一天要做的事情，現在無非因形式的手續關係，只好在這裏耐悶，讓許多機會錯過去，事情糟掉。同時，你看，給我們剃頭的，來收拾房屋的，都是判決了的被告，都白白胖胖，樣子



一鳴驚人海軍

在一個人看來，中國的海軍實在幼稚得可憐，不要說不能和外國人打仗，就是防海盜還能力不夠，砲手的試砲，竟會斷送了自己的性命，所以一二八之役由日本一船一砲的倭兵載送到上海，而幾條可憐中國軍艦，只能躲在旁邊顫抖而嚇得氣都不敢喘。一二八之役至今不過二年，海軍的訓練，成績大有可觀！你只須翻翻報紙，就可以見到海軍在福建的威武成績，什麼封鎖海口，什麼艦隊襲擊，什麼佔據某地，什麼接收某地，像我腦筋不靈，竟記都記不清了。這真是「一鳴驚人」啊！

## 從福州到上海

柳大經

筆桿畢竟敵不過槍桿，雖然鐵窗風味沒有嘗過，但是警告書却也收過三四封。初還想拚命再掙扎一下，誰知就在這一次掙扎後，每月收入不敷支出的位置，也無法挽回。靠筆桿過活是多麼的痛苦！

人生的要素——衣，食，無法維持，是最苦痛的一回事。失業後，自悔不該做那一種碎擊的文，然而我們會拿筆的人，豈能不為民衆說話？人的意志，豈能為了威權而屈服呢！

旗幟易色了，戰事緊急了，有錢的人逃走了，商店受影響而倒閉了，不景氣的福州，佈滿了灰色，衣食不能自顧的我，當然也要想一條新路。結果就想到上海的舊同學好多，也許可以設法幫助。因此鼓起了我來上海的決心。

旅費問題，還好親戚贈送二十元，不然恐怕又要到福州挨餓。終於下了小船，到離了福州二十里多的馬尾轉搭大輪。輪上擠得很，統艙票本來五元起價到十八元，我心上忐忑不安。親戚所贈二十元，在小船上，已花了兩元多，如果再買了統艙票，到上海怎樣辦法呢？

買辦笑嘻嘻地衝着煙斗，挺着肚子，在甲板上踱來踱去，我認真一看，原來是某同學的父親，因此我即刻和他商量，與其說是商量，不如說是懇求吧，結果只允許我打了半票。

汽笛吐出了白汽，嗚嗚的聲音隨之而起；輪身開始轉動，慢慢前進，順着閩江而行，這時所穿進我們眼簾的，是外國軍艦，有的是掛太陽旗，有的是美國，英國，法國的旗幟。

比在外面做工的好看得多。這，好像監獄裏的生活比外面的好，其實是在外面做工的人底生活太不行了。在外面做工非弄得皮黃肌瘦不可，到了監獄裏倒可以白白胖胖，這是何等矛盾的現象。監獄改良起來，社會却愈陷於窮餓，設立法律的意義失却，有時簡直是在獎勵犯罪了！」

「閒來無事不從容，靜觀萬物皆自得。」

第二十一號櫃子底板上用墨筆這樣寫着，我早就看到，只是：我雖然整日地靜在櫃子裏，做不出什麼事來，可是腦筋忙碌得很，東推西測，一有工夫，總就不由地想起金和朱底事情來，不會真正閒空過，所以體味不到以前寫這些字的人底心境，這時覺得我自己對於案件的證據已經齊備，對於檢察官已無須再作準備，關於金和朱鬧事的原因，在未明瞭慘狀底客觀情況的時候，也已無從再推究，以為不妨讓腦筋自由思索一下。——在這裏，櫃子裏底景物是一目瞭然，板上「南無阿彌陀佛」的方塊字和佛圖以外，只有裂縫和破洞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外面的，從鐵竿窗望出去可以見到高高的牆頭，牆頭外是一個電線桿子底頭，傲然聳着，似乎的確有所「自得」。那高牆以內鐵竿窗以外的地方就是作為「運動」場的狹長的天井，雖然窗子高得一望如在井底只能看見天空，可是我能想見那裏底景物，一棵玉蘭，一棵桃樹和一棵石榴並植在中間，由瓦片欄成一個腰圓形的花壇。所謂運動的散步，就是在那腰圓形底外邊走幾個圈子。我還能夠想見同字號櫃子底難友在那裏散步的情形，我又記起一個姓黃的難友底事情來了：那天在那天井以後已經過了十多分鐘，我已把步子放慢，一個矮瘦長臉孔的難友迎面走來，先向我點了點頭，隨即同我說，「貴姓

是高？——你就是高先生？」  
「是的，」我回對，「敝姓高，貴姓是——？」  
「黃，黃香乾；聽說閣下底事情是冤枉的，不知道現在已弄得怎樣了？」  
「事情是很清楚了，發生事情的時候我沒有在場，固然已有許多的證據；兩個人中一個也不是我底愛人，也已有了明白的證件。只是不讓我出去，大概要到把姓金的事情弄明白才一同處分我。我只有屋主底關係，想來總不會給我起訴，現在還是羈押我，恐怕只是一種手續的關係。」  
「阿！黃難友睜大了兩眼用勁說，『這裏底事情是很難說的呢！要是對方用勢力，法律這東西，看看好像是呆板的，其實是活動的；是可以「上下其手」的，應得留心呢！』」  
「唔！」我不由地信口應和。  
「像閣下這樣，想來在外有聲勢的朋友一定很多，應得趕緊託去才是，免得吃意外的虧！」  
他說話底用勁使我注意，他懇切的語氣，和說話時表露的神情都使我覺得可感。  
「朋友自然有着幾個，」我說。  
「那末趕緊寫信託去罷！」  
「唔！」我照前信口應和。  
「高先生！」黃難友迫切地靠近了我點說，「我底事情恐怕閣下還不大清楚罷；是這樣的，我從長安回到家裏去，在火車上碰到了個多年不見了的老朋友，於是大談往事，一道行走。不料他底行李中夾着紅丸，在出車站的時候被搜出，弄得我也牽累進去了。你看，這不也是很冤枉的麼？」  
「是的，」我又不由地信口應和。

(待續)

船約開行了兩點鐘，出閩江口，船上秩序已安定，旅客各做各的事。船身受波濤的澎湃，搖動得很利害。

晚飯後，只聽得嘈雜的談話聲，有的述家鄉被炸經過，有的述逃難情形，有嘔吐聲，有呻吟聲，有小孩啼哭聲，這種聲音我起初還覺討厭，後來也覺聽慣了，蒙起棉被去睡，不過這時我已脫離被蹂躪的故鄉，將來的希望，是在得於上海謀安身之所。

第二天，吃了稀飯，去船上走走，我看見洋館上的搭客「安然自在」的神氣，和官船上的一個旅客和女人猥褻的情形，我不覺想起為什麼世界上有這樣不平等的事情，有錢的可以享樂，沒錢的不但不能享樂，而且被人瞧不起呢！

茶房兇得很，不懂都是翻起了臉大罵，橫豎只有兩天工夫，何必這樣不近人情，大概是看我們沒有錢的緣故。剛纔我看洋館和官船上的茶房，多末和氣，多末體貼，也許是高等搭客多給他錢的緣故。「財可通神」，我相信這一句話，錢可以叫人活，也可以叫人死；可以使人歡喜，可以使人悲哀，世間多少的人們，屈服在金錢的威權之下。

第三天清晨，茶房來催行李，船上又開始紛亂，終於進了吳淞口。我看見吳淞鎮的石堤，給日軍砲火射的空洞，和戰後所遺下的跡，我又想起了故鄉遭了浩劫，同時想于混戰時的十九路軍多末地榮譽，現在却因為實行割據的野心，而糜爛了福建，弄至榮譽因野心而消滅。為什麼不徹底槍口對外呢？這證明中國人做事的特性。起勁就盲目地幹一幹，不起勁，就下野出洋，不顧民衆的利益，不顧人民的生存。

黃浦江林立的外國軍艦，外灘矗立雲際的高樓大廈，汽車比臭蟲還多，這是上海物質的文明。站在十字街頭的印度巡捕，神氣十足，好像忘記了他們是亡國奴。

船還沒有靠岸，一羣流氓式的旅館脚夫從船旁緣了上來，同時許多苦力大聲喊叫，把行李亂奪，他們的態度，好像水滸中梁山泊的好漢。他們沒有奪，他們就不得飽，由這樣，就知道中國社會紛亂的情形。

行李交給旅館脚夫，自己跟着同住某旅館的人走，只見商店，掛着「大拍賣」「大減價」的旗幟，露骨底現着農村破產和經濟恐慌。

到旅館後，先寫了五六封信給舊同學，訂他們一兩天內來談談，這時我心存着無窮的希望，我想有五六个舊同學，總不至沒有辦法的。

第二天，等到下午二點，還沒有一個朋友來，我有些着急了，我想如果他們不來，或是不喜歡來，那怎樣辦呢？

我躺在床上，門聲响了，進來的是一個五年前好朋友。

「我想不到你會來上海，」他沒坐好就說。

「是！我一向不喜歡離開故鄉。」我說。

「起來，起來，我們去看電影。」他催促着。「好，去好啦！」我不客氣地說。

我們離開旅館，進了大光明電影院，我一生看見這麼大這麼華麗的電影院，可算是第一次。

離開時間還有半個鐘頭，我把來上海的目的說了給他聽，他不但像先前的口意喜歡我，他表示生活的困難，收入的微薄，同時在他口中說出了三個同學已去北平。這時我想那末我發出的六封信，三封已絕望了。電影開映了，打斷了我們的話頭。

電影看完，他還要請我去晚飯和跳舞場，我本來也想去觀觀光，撞起了他剛纔說收入不敷支出，我就謝絕了。

已住旅館三四天了，不見另外朋友來找，我大失所望了。忽然那一個同學又來，他說一點都沒有辦法，同時送了五塊錢叫我回去，這時我不知道多麼的懊惱。

僥倖的很，偶然遇着一個不大熟的朋友，我告訴他痛苦情形，由他的介紹，得一處糊口的位置，雖然收入不豐，幸不至於飢餓。這次朋友對待我這樣冷酷，我不禁對於人間所謂友誼起了懷疑，到底朋友能夠脫離金錢而獨談友誼嗎？

在福州，因為看不慣虛偽的朋友，看不慣黑暗社會，以為換換空氣；誰知到了上海，朋友同樣地虛偽，社會同樣的黑暗。

因此，我不了解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從福州帶來的希望，到上海就消失了。

# 近代莎士比亞

葉袖音

——情天遺恨及其作者——

『情天遺恨』的作者考特 Noel Coward 是我所最佩服的近代戲劇家。該劇第一晚在倫敦上演，我榮幸地也身與盛會。四年前他到上海，我會見他過，那時候他正好在起草他的 Private Lives。去年這齣戲由腦門希雷等演成電影在國泰開演，使我更堅固了對於他的欽仰與信任。

他今年還祇三十四歲，他以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生於倫敦。他在孩提時代並沒有顯露出若何的天才。但是到了十歲，他便反叛了。他不願再因在學校裏學習算術。從一張報上，他讀到有一家戲院要招請孩童演員，他便跑去應徵。導演竟選中了他。從這時候起，這位『近代莎士比亞』便在舞臺上種了根。在二十一歲，他的處女作『青年思想』便由他自己登台表演，得到意外的成功。接着便是一齣齣新戲的被歡迎。直至那『情天遺恨』上演，他的名字便震盪了英美人的耳朵。

現在讓我來講他的『情天遺恨』。本劇原名 Bitter Sweet。於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初次在倫敦皇家戲院上演。（關心戲院電影說明書上寫着劇中情節時為一九三三年不知從何得來？）連演了七百六十六晚，仍是觀眾雲集。看了一次又一次，幾乎成了一時的風尚。作者所得版稅為三萬八千五百鎊，約合華幣五十餘萬元。即在英國亦為罕見之鉅數。從此不朽的作品，接二連三地出來，每年的進款常在華幣五十萬元以上。各國的劇評家，且榮錫以『近代莎士比亞』的頭銜，我不相信世界上再有第二個青年作家能得到他同樣的幸運。

『情天遺恨』原來是一齣小歌劇，Musical comedy，在往常，小歌劇是祇能歌唱與表演的，少文學上之價值，劇情亦不居最重要地位。『情天遺恨』便破了這個例子。小歌劇竟然印成書本，而能被人文學上去欣賞了。他自己不相信牠可以被攝成電影，所以當時有人以數十萬元代價向他要求電影放映權，竟被他拒絕。但是他終於在去年接受了最優的條件。我們在遠東的人便有一個機會看到這齣根據名劇所攝成的電影。

根據他的作品所攝成的電影，在中國映演過的已有兩齣：一齣是我上面會提起過的 Private Lives（中文譯名已忘）；一齣是在南京大戲院開映的『亂世春秋』Cavalcade。還有一齣最新的，『生活的圖案』Design for Living 聽說不久也要到上海來了。

但是，很失望，『情天遺恨』的電影遠不如舞臺劇。一種繁瑣的穿插，竟破壞了羅曼史 Romance 的純淨性。

同時，因為原劇是小歌劇，所以在電影中一切人動作的姿勢及說話的聲調都有一種過分的做作。小歌劇有許多種曾經被美國人搬上過銀幕，但是他們一切的表演都狠自然。這齣電影是英國人攝製的，也許是他們保守的個性，使他們不容易隨機應變；這便使本劇缺乏了感動觀衆的力量。譬如音樂教習卜爾和沙拉練習唱歌的一幕；沙拉和她的小姊妹捉迷藏的一幕；在小樓上接待咖啡店主的一幕；加以扮沙拉時的常兩隻手在胸前亂動，一種做作的慌張樣子，在在使我感到太生硬。當然，小歌劇的動作，須配合着和奏的細樂；但是在電影裏似乎有稍微改動的必要。

這齣戲的原作者是最了解觀衆心理的，他的成功是能在引起觀衆的『懷鄉病』Nostalgia，那麼，一些癡呆的小兒女態，都能使人回憶各自快樂的天真。但是在一個純淨的環境中，不容許人有回憶的開暇。該劇利用電影換幕的方便，加入了許多不必要的場面，竟把觀衆回憶的細絲攪亂了。本劇便失掉了牠的特點，而使人疑心作者是要表現被壓者受小資產者壓迫的情形，又牽涉到意識問題上去。看見高飛的白鴿，指爲她是在和老鷹一般地想捉小雞，原是我國影評家獨具的本領；但是他們應當明白，這齣戲的失敗完全是在技巧上。

## 中國青年劃共大同盟宣言

中國青年劃共大同盟來函。所謂四大製片公司——明星、明星、明星、明星，茲奉上敝會宣言、天一、聯華、藝華——幾全多份，即希台察，並懇特別割會彼等操縱，出品亦大多滲入愛國若干，將該官言賜予披露，普羅意識。我們爲了復興中國民族，以喚起各界注意，不僅國家民族，亦社會之福也。專此祇請編祺。

中國電影事業，不幸在九三三年的開始，被一般赤色作家和共產黨徒搬住了做宣傳共產主義煽動階級鬥爭的工具，常活躍，並且仍然繼續製造宣

# 電影明星與舞女

葉袖音

近來有一件事情是值得熱心電影事業及注意社會問題者來鄭重研究的！那便是電影明星與舞女，脫離電影界這充舞女這段新聞。

我對電影明星及舞女並沒有品格高下的成見；因為假使我們說電影是職業，那麼跳舞也是職業；假使我們說電影是藝術，那麼跳舞也是藝術。

爲便利上起見，我將統名之曰「藝術的職業」，從而加以分析，檢討，及比較。

電影在中國，已有十多年的歷史。最先不過是一班小商人的組織。即以近今之情形看來，聽說最大的公司也不過數十萬元；同時爲了添置設備，及加速出品，幾乎職員的新金都不能按時照付。演員不論男女，都爲僱用性質，胡蝶女士也不過二百元。同時大部份演員簡直把他當爲職業的，一切的生活開支全靠所得薪金維持。也有比較紅的角色，每拍一次戲，他們在應得薪金外，還可以有一筆額外的酬勞，或是該片盈餘百分之幾的分紅；但是聰明的演員都知道這與其所作營業的分約，不如呼作當事人的手段。

爲了公司的資本微小，設備的不完全，攝影場的陋小，除最簡單的佈景，多取天然佈景。要拍野外雪景，嬌弱的女演員，也不得不冒了真風真雪，跑到內地的真山真水邊去受苦。同時時也爲了成本的關係，加緊着工作，演員便也不易有充分的休息。在這種環境下，還能添加身體重量的，恐怕祇有胡蝶小姐一個人吧？

再如，在中國的導演，雖然未曾學到了些樣了不得的藝術，却已養成了一個甚爲了不得的脾氣；一時心血來潮，咒罵備至。以前曾有報載女演員不願受辱而離職他去者，不知現在已改良了多少？

常職業難以爲生，當藝術缺少人趣，電影事業者，若不設法改良待遇，將來演員怕要一天少一天呢。我上面對於電影如此論調，當然並不說跳舞，在身心上能愉快得多；但是從物質上面講，或許後者要比較輕而易舉。

跳舞的盛行，還不過是近幾年來事。充當舞女者，以一元三次的代價，每日工作四五小時。所得券資，與場主平分；是則每伴舞一次，可得小洋兩角左右。這是一般舞女的收入情形；有傑出聲，常被邀與舞客同桌小飲，談談瑣碎的事情，半小時的代價每在十元以上。大派的梁賽珍女士等，每月收入在一千元以上。這雖是例外，但是即此一點而論，伴舞的報酬已遠超演劇的報酬了。

在夏天有露天舞場，在冬天屋子裏有熱水汀，來去有專車接送，晚上伴舞，上半天可以在家裏休息；雖然伴舞的時候，還到情態豐富的舞客，時常跳得頭昏眼花，腰酸脚痛，但是五小時工作十九小時休息，也未始不公允了。

他們有了過要，也有機關受到場主的責備，但聲調似較導演先生者爲低。

演電影與伴舞，同樣是以色相示人；同樣是以全身的技巧，公諸於世；同樣是職業。那麼梁演員的忽然離了電影界而充舞女，也許祇是爲了報酬上的關係吧？

假使祇是爲了上述的一個原因，那麼，熱心電影事業者簡直不可以忽略了。因爲金錢的勢力，既在藝術界佔如此大的地位；同時中國的電影還沒有到一本萬利的日子，會不會有一天所有的演員都跑去做別的報酬較豐的職業呢？我不禁爲電影事業前途危！

# 又是「統制」

工之

好傢伙，名曰「文化統制」！大概因爲不太留意出版界情形的緣故，不幸的很，已經出版了十六期的文學新聞，直到翻閱二十三年杭州日報元旦特刊的時候，才知道有這麼一種刊物。於是「坐井觀天」的見解，推己及人，想來還有其他的許多人，也未嘗注意到「文學新聞」，因此擬建議本刊編輯寬懷，代登下面這張廣告，不過先得聲明：對於這個建議的實行，決沒有一百或二百元的津貼的，也沒有三百或四百元的賄賂的，——想我侮辱你們！請知道現在運出恭買草紙的錢，也得計較計較的啊！

廣告如下：

## 文學新聞第十六期

### 文化統制運動專號

爲什麼要發起文化統制運動……

關於文化統制運動……

怎樣消滅上海的租界文化……

統制洋場的「出口商」並禁銷劣劣的商品製造人……

實行文化上的清道夫工作……

消滅腐敗文化爲文化復興運動之先驅……

以民族主義爲文化思想之中心……

肅清洋場文獻……

打狗黨雜記……

歐陽予倩之寶鏡迷酒……

王禮錫入陳門之獻禮……

總代售處在杭州新馬路湖濱書店。本期頁數增加，售價仍照舊——每份大洋四分。

爲文化思想之中心！要則滅亦匪，必先勸導爲虛作偽的書籍作家！毀滅

上海租界文化！統制洋場的「出口商」與禁銷劣劣商品製造人！青年英雄崇拜偶像，文豪豈能救你！

自從統制經濟，經濟統制，計劃經濟，經濟計劃等新（？）名詞流行以來，中國的學者，大有非喊幾聲「統制」或「計劃」，不足以表明他是前進的學者的樣子。現在這口號竟從政治

(接第十六頁)

##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 第八章 第二次的悲劇 (上)

(禮拜五，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八點鐘。)

我們在麥根事務所分手的第二天，天氣突然變好了。太陽也出來了，寒暑表差不多升起了三十度。翌日的傍晚，又開始下雪來，但到十一點左右，天又晴朗了。

我提起這些事，爲了那是和陸家第二次慘案有着關係的。前面的走道上又發現了腳印；並且那積雪黏滯的結果，警察們並且在下面的客廳和大理石樓梯上找到了足跡。

范思在禮拜三和禮拜四兩天都在書齋裏讀書。幾冊東西躺在他的書桌上；但我注意到他是不大去打開牠們的。他很困難而呆滯着，吃飯時久久地沉默着，這很明顯可以看出地有一種事情使他很煩悶。並且，他發信回絕了幾處應酬，吩咐高烈，他的僕人，有人來看他時祇說不在家。

禮拜四的傍晚，當他在飯後獨酌高格尼酒的時候，他的目光無聊地看向前面，自己對自己說着話。

「我以爲，范，我不能把那黑暗家庭裏的空氣看得認真了。麥根反對我把事情看得太嚴重，或許是對的——一個神經過敏的人不能過分地去思放這種腐化家庭的。但——他微微地搖動了一下自己——這是最使人不開的。或許我已成了一個神經衰弱而多感的人了。你能忍受嗎？不至於發瘋吧。但——不管牠——陸氏案子像魔鬼那樣地擾亂我的安靜。事情却没有結束呢。已經發生的事變之外更有可怕的未來呢……」

第二天早晨八點左右麥根帶了陸氏第二次慘劇的消息來。我已經起身了，麥根來時我正書齋裏喝咖啡，他進來時祇對高烈點了一下腦袋就闖進來了。

「把范思立刻請來，行嗎，樊達因？」他連招呼都沒有給我打，「嚴重的事發生了。」

我急忙去找范思，他正無聊地坐在書齋裏，身上還穿着浴衣呢。

「我的麥根！」他走到麥根前說，「爲何你這樣早就來訪問了？」

「這不是一個普通的訪問啊，」麥根嚴重地告訴他，「陸吉士給人殺死了！」

「啊！」范思一面按鈴招呼高烈，一面點上一支香烟。

兩杯咖啡，給我的衣服也帶了來，「他吩咐，當那僕人來的時候。然後他坐到火爐前的一只椅子裏，給麥根一個諷刺的笑容。」

「我想，又是那個賊伯光降了吧。今天早上他家可發現少了什麼東西嗎？」

麥根給他一個不仁慈的大笑。

「沒有，一樣都沒碰過；我想我們現在可以不理會那竊賊的推測了。我怕你的意見是對的。」

「告訴我，你那驚心動魄的事情。」范思這些打哈哈的態度，完全爲了他那出乎意料的高興。過去兩天的消沉氣概完全轉變了。

「還不到半夜一點鐘，施德打電話到總部去。偵察局的人轉知了葉達，半點鐘之內，那偵察長就到了陸家。他現在還在那裏——今天早晨七點鐘打電話給我。我告訴他我會立刻出門，所以我不會問他詳情。我祇知道昨夜十一點半過些，吉士也被殺了。」

「那時他在自己的房間裏嗎？」范思把高烈送來的咖啡調着。

「我相信葉達告訴他是在他自己房間裏發現的。」

「從前面打的嗎？」

「是的，從很近的距離打進心口的。」

「很有味兒。跟珠麗一個樣兒。那老屋又多得了一個俘虜，但爲何吉士……？誰立刻發現他的呢？」

「我記得葉達告訴我是雪額。她的寢室，你知道是連着雪額的，或許雪額驚起了她。但我們還是親自去一下的好。」

「招我嗎？」

「我要你去。」麥根沒有把他那須要再去一回的熱誠掩飾掉。

「唔，我非常願去呢，你知道。」范思立刻出去穿衣。

祇有很短的幾分鐘，國家律師的車子把我們從東三十八號街范思的寓所送到陸家門口。一個警察看着大門，一個便裝的人在屋子的拱門前的走道上徘徊着。葉達在會客室裏很熱心地在和毛倫談話，他剛到；還有兩個從警察局來的人在窗口靜候

着什麼吩咐。屋子裏特別地靜；本家的人一個也沒有看到。

偵察長立刻走前來。他平常那種粗魯的樣子已經沒有了，眼睛很困頓。他和麥根握了手，然後給范思一個歡迎的表情。

「你的猜想是對的，范思先生。有人把事情的奧秘揭示給我們了；現在知道不是一個賊案了。」

毛倫也來加入了我們，又是大家握手爲禮。

「這案子鬧得相當地大了，」他說，「假使我們不把牠很快地弄清楚是丟臉的。」毛倫是偵緝局長。

麥根那煩悶的樣子看上去更厲害了。

「我們越早着手越好。你預備替我們的忙嗎，毛倫局長？」

「我以爲，不必要的，」毛倫靜靜地回答，「我把警察們都留給葉達偵察長；現在你和范思先生都在這裏，我可以無需的了。」他給范思一個愉快的笑容，然後告辭。來，偵察長，任你使那一個好人好了。」

他走後葉達告訴我們昨夜事情的詳情。

大約在十一點以後，全家的人都去休息了，鐘聲突然發生。雪額那時床上看書很清楚地聽到。她立刻起身，她仔細聽了一下，偷偷地望樓梯上走去——那離她的門房祇有兩三步的遠近。她喊醒了管家，然後兩口到吉士房間來。那門是不會上鎖的，燈也點着。陸吉士擠做一團地坐在寫字檯旁的椅子裏。施德走上去，看見他已經死了，就立刻出來，關上門。然後打電話給警察局和白隆醫生。

「我比白隆早到，」葉達解釋道，「那醫生，當管家打電話去時仍沒有接到，直到一個鐘頭之後。這樣也好，因爲我有機會觀察一下外面的足印。我進門就發現和昨夜一樣有着誰來往過的腳印；我招呼一個人看着，直等到史納金來了之後。我進去時，走着路的邊緣；當施德給我開門之後，我首先注意到在客廳的地氈上有着小小的水印子。似乎即刻有人從雪地裏帶進去的。我在客廳裏又找到別的二處，並且在上樓的扶梯上也有。五分鐘之後，史納金把外面的印子摹下來給我。那路是很平的，而史納金却弄得模模糊糊的樣子呢。」

在史納金動手摹腳印的工作之後，偵察長看上去就到吉士房裏去視察了。但除了椅子裏的死人之外，他找不到有什麼旁的特異事情，半小時之後他重又下樓到警室裏，雪額和施德都等在那兒。他剛開始問他們時而白隆醫生來了。

「我帶他上樓，」葉達說，「他看着死屍。他似乎要把他安置起來，但我告訴他還是讓他去好。所以他和陸小姐在客廳談了五分鐘或十分鐘的時間，就走了。」

(待續)



# 馬字文筒

馬克珊

前言：「馬字文筒」四字脫胎於「馬氏文通」，我承認的，如有神經過敏之徒，認爲與「馬氏文通」有同樣的反應，那我可給你一個「會心的微笑」，不過話又得說回頭，就有本期十日談者如途遇軍警關卡，應請放行，蓋此乃缺乏危險性的遊戲文章，不干老總的事也，合宜聲明。

## 坐馬論

馬字文筒之一

肚子裏裝滿了「中西大菜」，「麵包土司」，「京蘇細點」，以及「鴨脯雞雜」，「咖啡龍井」等一應名貴食物，或塞足了湯，炒，粥，飯，後，便不得不出於一撒。既欲撒矣，其唯「坐馬桶」乎？舍此而外，僅「登坑」與「撒野屎」而已。際此文化鼎盛，科學昌明之候，「登坑」與「撒野屎」原屬於野蠻民族的「不文明」行動的遺留，吾輩「文明份子」毫無留戀之處，雖黨國元老吳公稚暉激賞撒野屎之樂趣，吾輩不能苟同。惟「坐馬桶」應有一論之價值，因作「坐馬論」。

馬桶一物，其形如桶，大小不一，男女不分，人坐其上，狀若騎馬，故名（查無實據）十九世紀時代，馬桶多漆與廣漆者，間亦有貴家眷屬飾以紅漆塗之，金碧輝煌，光彩奪目，實爲上品。當一般粉嫩雪樣的肥臀坐上時，紅白相映，厥狀殊類桃花人面，令人意蕩神怡。洎乎今日，一切崇尚時新，此紅漆馬桶祇能見諸名門顯第，終至成落伍物矣，嗚呼，哀哉！

二十世紀之摩登馬桶，以磁爲之，作橢圓形，底有孔，直達地下陰溝，上有潛水箱，屎既撒好，一手提袴，一手取鐵鍊而扯之，則有水游入「馬」，屎隨水以俱去，而「馬」則仍潔淨如新，直堪洗臉焉。聞歐美留學生，最擅使用之云。

馬桶既受摩登洗禮，然則「坐馬桶」者亦如昔之騎馬盤弓式乎？曰：否！不可也；坐馬桶爲「衣食住行」人生四大事外的一件最重要工作，應無疑義。蓋「坐馬桶」與「衣食住行」

有連帶關係，如「衣食」有規則，則上馬桶之時間必準，而爲身體健康之象徵。反之，苟「住」行」不宜，則上馬桶而打翻了馬桶，走南京路而發生尿急等不幸事件，將層見疊出，相繼而至矣。昔關公「坐馬」，有馬童侍其側，關係爲關公指屁股者。關公素重攝生，鑒於「坐馬」時之彎腰曲背，有礙胸部呼吸，特令馬童爲之。「關公」之坐馬式，挺胸凸肚，不脫英雄本色。關公重視「馬上衛生」，故於死後尚有「活捉呂蒙」及高叫三聲「還我頭來」的勇氣。因此，今人坐馬宜效法關公，永享遐齡。否則，吾四億五千萬同胞縱得「靜待五十年」，僥倖不爲人滅；若千年後將亡於「馬上」也未可知，數百年「東亞病夫」之混名，亦即基於忽視「馬上衛生」之故。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有許多人喜歡上馬桶而讀書閱報，甚至有人坐馬桶上而讀論語，其志可嘉，其情可憫，然此種反動惡習應徹底改革。應知腦與肛門不能並用，（陶知行只提倡手腦應用，而不提倡腦與肛門應用，可知此中定有弊害）醫者已誠之至再。且書籍上均有大帶大賢所創之字，「敬惜字紙」爲吾國碩果僅存之美德，加以毀瀆，豈非悖理。苟並此而不存，則國亡立至，將無福消受爲「國之民矣」。

吾嘗與三女性作方城之戲。局半，一女便急。但不肯直言需要「上馬桶」。乃一忍再忍，三忍四忍，直至忍無可忍，勢將奪門而出之時，此女始登登趕上樓去。不語而上不語既而下，詢之，曰：「肚子餓了吃點心去。」吾置之。越年，此女病小便腫痛矣。故站在時代尖端的新女性，對於上馬桶宜直言無諱，莫作反動份子。在此各強國積極提倡優生之際，中華古國實不宜再生反動份子，以增加內亂的力量。

坐馬而想心思，亦在應予禁止之列。想女人與想發財，尤忌。想女人或想金錢，心思不免離軌。心思一離軌，所撒之尿或屎便隨之而起其他作用，不能用以肥田。而洋貨肥田粉的銷路格外好，無形中喪失國家一

分元氣，這是應當大家注意的。該爲破碎支離的國家多留一分元氣，才是。

## 拍馬論

馬字文筒之二

昔伯樂過冀北，有馬自肛門中徐徐洩其臭氣出，伯樂嗅之味之，知其爲千里馬也，乃拍其後門而讚曰：「美哉馬屁！善哉馬屁！」（查無實據）於是世人始知馬屁乃善辭；而拍馬屁則爲好事矣。

馬屁雖亦屬於含有多量的「阿摩尼亞」底強臭氣體，然人多愛吸之；不僅愛吸，且人多爭食之，殆惑於伯樂之謬論也？誠不可思議之謎哉。

或曰：馬屁已經過多數科學博士化學偉人化驗改造，將其中強臭成分和以「萬年花露」數千倍，令吃者只聞其「幽香撲鼻」，「嫩甜可口」；而不辯其「奇臭冲天」，「腥膩難聞」，遂使馬屁成爲人人愛吸，個個歡迎之妙品。此種邏輯，雖係聰明人臆造，顯不可靠；但欲在四庫全書中找一個馬屁收證，亦屬萬難。即東西兩大洋萬有文庫中，亦獨缺馬屁的史實。姑妄聽之，姑妄存之。

迄目前止，馬屁之成爲大衆化食物，業已證實。而其無強臭成分，亦爲全球五大洲人士所公認。因之拍馬屁成爲人生法寶中的一寶，大家該熟習的日常功課之一課。

拍馬屁之法，因人而施，隨事而轉移；而吃馬屁的法則一。馬屁既至，直吞可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吃固不難也。但拍馬屁則不容易，如果不小心而拍錯了門路，拍到馬頭上或馬背上，大則喪生，中則坐監，小則拜菩薩；至少須叫一回喜。慎哉！慎哉！

此馬屁之言語具硬性，而「拍」的工夫並不推板。最主要的是拍他「做皇帝」，這年頭的效力是很偉大的。此亦即硬馬屁之正宗，舉一反三，他不贅焉。

一婦人欲打麻雀，驢兒入睡。乃歌小寶寶之催眠曲以拍之，斯可稱之爲「標準馬屁」一切馬屁皆可作如是觀。

世有所謂「幽默馬屁」者，拍者不大覺得難爲情，而受之者則身痒難熬，像吃了重辣的四川菜一樣，如稱梅蘭芳爲「博士」，胡蝶爲「皇后」，張學良爲「中國甘地」，以及稱妓女爲「交際花」，戲子爲「藝術家」，鹹水妹爲「外交家」，兔兒爺爲「烈士」等均屬之。

馬屁與女性頗接近，愛吃者更多。吾遇女性，必曰：「阿姊，（或阿妹，好婆，伯母，孀娘，密司，女士，不一定）耐今早格外漂亮哉，時髦得來！」此寥寥數語的軟性馬屁施諸女性，不論白髮紅顏，雞皮雪膚，一樣含笑默受，張口吞之，未有不視吾爲討人歡喜的「好人」者。

吾友某，具有拍馬屁天才，所交多在野要人。一日，與某等三四要人集於一室。吾友慨然嘆曰：「若君等一旦封候拜相，天下太平必可期，而萬民庶得安居樂業矣。」此蓋諛詞也。越年，某等果登臺，顯赫一時，大權在握，然吾友則一無所獲。異甚。託人探之，某曰：「昔日，某謂吾儕『封候拜相』。『封候拜相』係封建餘孽所遺，而爲吾儕革命志士所不屑爲者，某狂妄甚，難提拔也。」故拍馬屁必須明瞭天下大勢。如拍蔣中正爲列帝，墨索里尼爲甘地，黃郛爲「抗日名將」，袁世凱爲「革命軍人」，都沒有拍準，也許有腦袋搬家之危險，希普天下官迷同志慎之。語云：「千穿萬穿，馬屁弗穿。」然一旦拍穿，則「叫關弗有趣」矣。

一九三三，十二，十，脫稿於「我亦愛吃馬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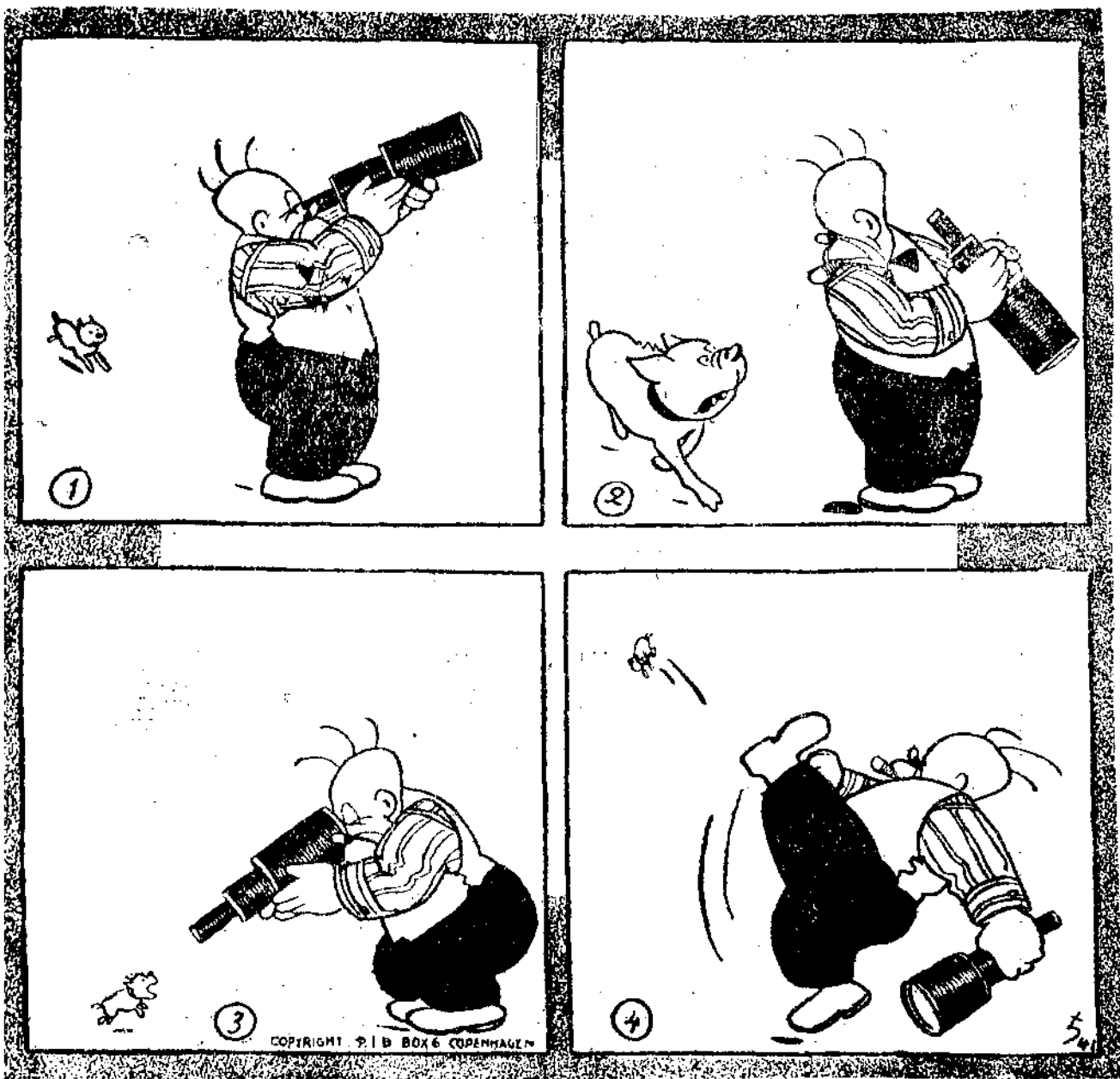
舞台趕到我們的文壇的一角，真是「不亦快哉」，可算是大可樂觀的現象。我想，現在既產生了「文化統制」，將來還會產生什麼「哲學統制」，「心理統制」，「數理統制」，「史地統制」，「社交統制」……也許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轉想不到「經濟統制」或「藝術統制」等，總脫離不了「文化」的範疇。照這樣說來，「經濟統制」或「哲學統制」等都可取消，甘願可把這一切統制總其名曰「文化統制」；或在這「文化統制」以下再分設「經濟」，「哲學」等統制，倒也是個辦法。現在姑假定此說是合理的，那末所謂一切文思想應以「民族主義」為中心的原理，應該適用於「科學」的和「哲學」的統制上面去，這「民族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或「民族主義的科學」，「民

族主義的哲學」或「民族主義的哲學方法論」，都有待於文學新聞社同仁的發明，研究，倡導。再細讀這張廣告，刊名是文學新聞，也有「文賊」，「歐陽子情」，「王禮錫」，「普羅作家」，「文家」等字樣，於是又悟到所謂「文化統制」或者就是「文學統制」也說不定。

新月批評大家梁實秋氏幾年前曾發明過「思想統一」，與所謂「文化統制」或多吻合之處，不過後者的內容係根據「民族主義」，前者則根據「新月思想」。新月派人曾說過中國所以弱，是因為中國卑鄙，醜陋，不講禮貌，不知衛生，道德不高尚，教育不普及，與所謂帝國主義毫無關係；反之，近幾年來中國倒受了帝國主義的不少好處：（胡適的見解）譬如美庚款的退

## 安得生

瑞典漫畫名



遠望觀天，猛發忽來，反轉窺之，心胆頓大，勇氣百倍，踢開小狗。

士胆有術

## 編輯室

十日談第十八期了，一算

已經過去了半年，這半年中的變化，試將本刊第一期起翻閱一下，大致便了了，本刊也能反映時代的。本刊對於世界大事，似乎很少記載，但並非看輕這一方面，却因為太看重而不敢輕易下筆之故，不過國內有關的，還不能放鬆，即使不很了解，也得有所說述，這是無可如何的難處。所注重的，自然以本國情形為主，而最留心的，却是要給讀者以一種良好的印象。有人視本刊為小報之流亞，其實小報有什麼不好，有些小報消息，更比大報靈通可靠，而且大報所不敢披露的，小報倒有胆量，而在議論方面，小報也不一定比大報不如，所以被人目為小報，本刊也不覺得是什麼侮辱，反而有許多地方，引以自豪的。大約是在供人茶餘酒後談話資料一點，是給人稱本報為小報的主要原因，但請注意本刊的態度，如各小報的態度均能如此則我當願中國報紙全小報化。閑話多了，正事不提吧。

回，諸胡博士等去裏勒中國教育文化的發展與普及。雖然所謂「好處」也者，實際也不過只「好」了胡博士等幾位而已，於「小民」確是「無與」。新月思想，除了這些，他如：實際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逃不出理想的圈子」的「實驗主義」，以及「倚靠國聯」等等都可包含在內。那末前幾年「秋郎」所倡「思想統一」的「思想」，總不外這些內容，幸而這「思想統一」只曇花一現就雲消煙散；否則「統一運動」告成之際，亦即中國亡國滅種之時也。

但是這遺的「文化統制」，其內容既然是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實在是大可放心的，決沒有「新月思想」的麻醉性。因為提倡「文化統制運動」者既承認「民族主義」，自然是不能否認「民權」或「民生」主義。雖說「文化獨裁」與「民權主義」略有抵觸，可是凡事皆有例外，譬如一加一明明等於二，但若能自圓其說，亦可等於一，「等於一」即「例外」。又如約法中明定凡國民皆有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等自由，可是這也有例外，如九一八後某一個時期中人民沒有集會的自由，甚至學生會也在被禁之列，據說這是因為在國難時期，深恐人民妄動，以防不測的緣故；他如言論等現在文人的所以禁若寒蟬，所以只能俯首恭聞陳列的老北風的大聲疾呼者，也就是因為言論的自由大有限制的緣故。若你的言論，超出這限制以外，別人就得「例外」來辦你的罪，或殺你的頭！所以「文化獨裁」在一個「民權主義者」也可視作例外，蓋值此嚴重時期，文化必須獨裁，天下才能太平，因此，縱然這運動本身的足以借作閉塞文化的工具，當然是在所不惜的。而況「文化統制」除「秋郎」的「思想統一」而外，亦有古代和現代的先例，如秦始皇，董仲舒，以及現代西歐的莫索尼里，希特勒等，都曾或尚在倡導中的。不過這「文化統制運動」的將來，我們應該默祝它決不是「秦始皇當時的將來，也決不像「思想統一」的曇花一現，它的將來，就是現在也已經像王禮錫，歐陽子情，胡秋原，彭芳華等之在福建人民政府，或者莫索尼里之在德意，希特勒之在德那歷有力的了。

「打狗堂雜記」這題目實在太可愛了，最後必須附帶說一說。像歐陽及王等，身為文人，居然甘心伊軍閥和政客的走狗，簡直為虎作倀，蹂躪福建同胞，實有被痛「打」的資格。但是類乎王禮錫之流，在當今文壇，妄辨是非，作福作威，狂吠之聲，有如此風，而忘其自身亦為走狗者，洵亦不乏其人。此種之狗，倘望「打狗堂」主人不吝為之痛打一番，是則「打狗堂」上將來必能熱鬧異常，當然是可以預料的，哈，哈，哈……

牌子最早

出品最好

信譽最老



地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電話九〇三五八號

電話二二二二二號

九二二三四號

九二二二二號

上海華豐印刷鑄字所

TELGE & SCHROETER

S H A N G H A I

本行機器部常備各

種現貨機器陳列樣

子間備客選購對於

印刷廠鐵工廠各項

機器尤夥常駐專門

工程師代客計劃各

項實業工廠如蒙

惠顧詢問無不詳答

上海四川路二一號

德商泰來洋行

電話一七三〇九號

# 文壇登龍術 再版出售

中國連史紙精印 定價一元六角 分訂上下二冊

著作人 章克標

特約總經理 開明書店

總代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市 時代圖書公司

分售處本外埠各大書坊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 十日談投稿簡則

一、本刊為社會大眾一般讀物，輔佐文化，宜揚善，批判社會，記述現狀，各項稿件，均極歡迎。

一、來稿一經刊登，酌送酬報，版權亦仍為作者所有，惟本刊有出版之優先權。

一、本刊文字，以語體為主，並須用新式標點。

來稿如係譯文，應附原文，或注明原文出處，以資查攷。

一、本刊每逢十日出版，收稿以是三日為止，如在三日以後收到者當列入次期。

一、本稿不論文字查除預先聲明及附足回函郵資者外，概不負責保存或退還之責。

一、本刊收稿一秉大公，收稿人請勿經人介紹，以免糾葛麻煩。

一、來稿請寄上海平涼路平涼路二十六號本刊編輯部，勿寫私人姓名，以免開拆延誤。

(一九三三年九月日)

十日談

編輯者  
代發行者

十日談旬刊社  
第一出版版社

上海平涼路平涼路二十六號  
上海平涼路平涼路二十六號

# 人言週刊徵稿啓事

世界以及中國，今日是在一個動亂的局面之下，不容許我們的甯靜。我們都顧慮着將來，我們都不滿于現實。於是我們有批評，批評着是與非，善與惡。固然批評是必需的，但事實現狀的觀察，却是批評的先要條件。沒有事態真相的認識，一切的批評，都難免有色盲之嫌。爲了要將現態忠實的陳露出來，我們發起創刊這一個「人言」週刊，我們要將現在的一切相顯露出來，作爲批評的基礎。我們相信批評不能離開現實。「人言」週刊的宗旨因之以忠擊的態度顯露現狀，以誠懇的態度批評現狀。內容則有短小精悍的時事短評，關於政治社會，以及學術方面的專論，暴露現狀的幽默文字，國內外通信，時人傳記，書報春秋，讀者意見，以及一周大事等，爲了增進讀者的興趣，又增刊影寫版畫刊，現創刊號定於二月十七日出版。海內外同文，如承惠賜佳作，尤爲企幸。

人言週刊社

通訊處 上海平涼路平涼邨廿六號

第一出版社轉「人言」編輯室